



卷三之五

五律

洞房

宿昔

能畫

鬪雞

歷歷

洛陽

驪山

提封

覆舟二首

送李功曹之荆

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

長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不離西閣二首

覽鏡呈柏中丞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峽口

二首瞿唐兩崖瞿唐懷古春風送鮮于萬州遷

巴州奉送十七舅下邵桂寄杜位灑西寒

望江梅庭草鸚鵡孤雁鷗

猿鹿雞黃魚白小老病雨

晴二首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別崔湜

因寄薛據孟雲卿

送王十六判官

王十五前閣

會 懷灞上遊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又示兩

兒首 入宅三首

卜居

暮春題灑西新賃草屋

五首 過客相尋

賢子至

得舍弟觀書自中

都已達江陵

題節

喜觀卽到復題短篇二首

舍

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園

歸 聞惠

二過東溪特一送

月三首

晨雨

夜雨

更題 溪上

樹間

白露

吾宗

秋日

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社日兩篇

八月十五夜

月二首

十六夜翫月

十七夜對月

九月一

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孟氏

孟倉曹

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送孟十二倉曹

赴東京選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秋野五

首 課小豎鋤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

首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季秋江邨 小園

計一伯四首

宿昔

宿昔青門裏

顧注青門長安城東門

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

李翰林別集序禁中初重木芍

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上乘照夜白太真以步輦從

龍喜出平池

明皇十七事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常出遊宮垣

水溝中蜿蜒奇狀靡不瞻觀

落日留王母

漢武內傳王母嘯命靈官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

微風倚少

兒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則子夫少兒先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少兒更為陳長妻

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人知

仗數移遊幸無度也而語卻渾然花嬌龍喜天正以此表奢淫之應而厚耽樂之毒者句意則謂天公亦為之助興也王母比妃子少兒比諸姨只此兩句實拈結云行樂少知其事若託諸有無之間絕不傷厚

能畫

能畫毛延壽

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寫人物好醜老少必得其真

投壺郭舍人

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取

中而不求還故入小豆惡矢躍也舍人則每蒙天一笑神異經東荒山大石室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言驍傑也 復似物皆一作春政化平如水皇明一作斷若神時思時用抵戲漢武紀作角抵戲文穎曰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故稱角抵蓋雜技樂也亦未雜風塵

上四一氣讀下見藝恩濫賞之失下四又遮護之言當日久享清晏政非阻化也皇非不明也而時時進用雜技亦未值非意之警乃昇平游戲之常耳特為曲諒之詞語氣含蓄意味深長容齋說此四句用然使一轉謂若治要既得則抵戲無妨未免語弊而神減也。能畫投壺亦借漢言唐節舉技巧以槩其餘耳抵戲則總統言之非於起聯外別生枝指也

鬪雞

鬪雞初賜錦

東城父老傳玄宗立雞坊索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飼之帝出見賈昌弄木雞名入為小兒長金

帛之賜日至 舞馬既

一作登牀

明皇雜錄令教舞馬四百匹分左右部目為某家號為神雞童 龍某家驕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間以珠玉其曲謂

之傾盃樂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并轉如飛或壯士舉榻舞於榻上樂工環立皆淡黃衫文玉帶必年少姿美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

賣土公屏

卷三之三 五律

二

寧我齋

簾下宮人出

雜錄每賜酺太常陳樂教坊大陳尋橦走索丸劍樓前御曲

一作長

雜錄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御樓觀燈作仙遊終一閱

女樂久無香

開天傳信記明皇夢遊月宮諸仙子娛以寂寞驪山道清

秋草木黃

此首前後轉關處述明皇兩頭事中間播遷一段泯然隱起俟後兩篇敘出但將上下半篇一翻轉看盛衰存沒之間滿目淚痕矣驪山華清宮在焉尤臨幸繁華處故未用為慨。假使單讀此詩似明皇一生無失國之慘者此意非元白輩所曉。黃生曰第五句是通盤一大關節蓋不以荒晏直接播遷徑及崩駕之感則有傷痛而無刺譏是溫柔敦厚之遺教也愚按黃生此言洵篤論也更由此通觀各章位置此前二章言荒樂之過絕不牽連禍亂此後二章言禍亂之來絕不歸咎荒樂但將前盛後衰逐章開列令人次第讀去隱然見荒樂為喪敗之源禍亂乃滔淫之報意言之表人自得之作者不欲一語指斥也其為溫柔敦厚轉益入微詩教不墜俎豆千年宜哉。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始禍忽已歲時遷巫

峽西江外

趙注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秦城北斗邊由夔望之在直北也為郎從白首漢紀馮唐

白首屈於郎署臥病數秋天

此首亦在中腰故自治及亂由國及身該括十餘年事使湊理一綫。明皇之失在天寶而轉提開元者舉盛以蔽其失也無端直接盛世來將天寶事一齊蓋卻言若出於不及料者忽已句是急遞法作居無何三字用五六即秋興孤城依斗意結言老署郎銜長遠故國此情耿耿秋復一秋有黯然神傷者矣。將亂端倪接開元閣起天寶亦非元白輩所曉。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

天寶十五載六月賊入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

別顏

是月十三日帝出延秋門清笳去宮闕清笳指賊營之號翠蓋出關山上皇狩蜀故老仍

流涕龍髯幸再攀

舊書玄宗紀上皇至自蜀士庶舞抃路側曰不圖今日復見二聖

讀士公屏

卷三之五 五律

三

重校

歷敘陷京幸蜀事。還京只尾聯一帶。蓋此處本意重在失國一邊也。初字微詞。至是始愁也。五六分頂上四而搖曳嗟歎之。若曰胡馬之向關相去不知幾何。而天子則竟出矣。結云流涕幸攀固是慶其復國。言下則謂車駕之得再返也。亦天幸耳。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趙注朝燭當音朝觀之朝。凡朝在早則秉燭受朝。地

下無之也。按朝與賜對宜活用。趙說是。人間有賜金。漢書高后崩遺詔賜諸王將相列侯郎吏金。博議云此言明皇賜予之金沒後尚在。如千秋節

賜百官珠囊。鼎湖龍去遠。銀海雁飛深。漢書秦始皇葬驪山下。銅三泉。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萬歲

蓬萊日長懸舊羽。林。漢禮樂志。芍樹羽林。靈景杳冥。注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也。黃鶴主此說。不指羽林軍。

洞房落句云園陵白露中。是首章總統言哀之語。此章乃正詠園陵蓋傷之也。首以臨幸不再發端。中四俱就園陵永闕後深致其悲。結又回到平時臨御處。言舊時儀仗長戴恩光。迄今猶在。臣民目中也。其味油然而長。

提封

提封漢天下。漢書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軍守。

何如儉德臨。時徵俊又入。莫慮舊作草竊犬羊侵。仇注所謂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願戒

兵猶火。左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恩加四海深。

前詩皆敘事。此為八詩之結。特申正論。中四鑒往。起訖告今。可知前七首皆非徒作。措詞雖婉。垂誠無窮也。起勢高渾。就現在言。見累朝世業。永繫人心。保治之道。正須講求耳。往事其可鑒已。黷武而邊釁開。窮奢而戎心啓。前轍彰彰。曰借問曰何如。婉詞以悟之也。五六又設為懸想。言當時若能進用忠良。則戢兵行儉。亂端無自而名矣。末乃重為誥誡。非謂代宗時可以寢兵不用。而能深戒乎此。則知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民亦受其福矣。意收天寶。語告時君。勤懇懇懇。身雖斥遠。不愧三朝老臣。天都黃氏有傷痛而無刺譏一語。足以蔽此八詩。公於明皇。遇合雖淺。受知最深。不獨以溫柔敦厚。上接風人。謚亦有不忍斥言者也。至其鋪陳始終。思深旨遠。足與國史並垂。太白有宮中行樂八首。與此參校。兩家伯仲定矣。

覆舟二首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黔陽今重慶府彭山縣。縣有黔江。下通黔中。上通夔峽。丹砂同隕石。

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見採買丹藥之使舟覆峽江而賦也。肅宗之季從事齋房時或尚沿其習亦主文諫諫之遺歟。首章記事然丹砂二句已透求仙消息矣。空斜景者其人已沒空悵斜陽也。閱積流者遙想使臣深沉積水也。末言篙工之幸正以形羈使之不幸。丹砂石類故借用隕石字。鄒陽云積羽沉舟又化用其意。

竹宮時望拜漢志用事甘泉園丘夜常有神光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侍祠者皆肅然動心焉。桂館或求仙郊祀志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

神光照夜年徒聞斬蛟劍呂氏春秋飲飛得寶劍渡江兩蛟繞舟拔劍斬蛟乃濟。無復爨犀船晉書溫嶠宿牛渚磯世云其下多怪物嶠燃犀角照之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

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次章純是諷詞。一二逗明求仙事三四言砂永波沉之日。正祠壇夜集之年。潑歎其惑可以一笑也。而語極蘊藉下四則慨方士之技窮。朱云使者即方士一輩。杜臆云帝未必昇天而使者已獨上天矣。愚按可謂滑稽之雄。姹女凌波言語妙天下。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疑先有贈詩今逸去。

曾聞宋玉宅渚宮故事。庾信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

悲一作通水國秋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

遠自愁由出峽之素志激發而出。故送人純是寫懷筆在空際。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仇注昔曹同曹故曰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

繩稀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為玉繩。門鵲晨光起一作喜。檣烏宿處飛寒江流甚細

有意待人歸表出峽之志也。由夜雨而曉霽。因啓門而望檣。遠見安流。似催發權。逐層卸下。漸引歸心。以此呈元。衷情若訴。

讀杜少陵五律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元亦乃心王室者。冬日共話。述為詩也。雲稠則陰。故言寒。雲寒而動。故言繞。寒便帶出雪景。繞便逗起風勢。皆蒙翳擾亂之象也。已伏得後半神理。堪涕運籌。即約舉元君話中意。頗為同志銷憂。深許之也。

不離西閣二首

命題奇。不離。欲離之至也。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任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

即景起。四句連讀。花柳先時者。瘴煥而春早。異方氣候之殊也。是可感也。五六。曰從曰任。隨處可往也。而何以久不他往。結則對西閣而詰之。趙云。許我別乎。定留也。人。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

復古編云。亭。停通用。

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

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

以答上作起。西閣豈定相留。人自停耳。三四望到閣前之江石。五六又引到江外之滄海。又想到通海之銀河。而捨閣而去之興勃然矣。結又忽然縮住。曰。此去豈非勝事。其如峽勢險絕。動人吁駭何哉。依遠往復。寫不離欲離心事。活躍毫端。奈解者未有曉人也。

覽鏡呈柏中丞

或謂名茂林。或謂名貞節。時為夔州都督。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起晚堪從事。行遲夏學仙。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

上四。帝京遠隔。世亂誰依也。起晚行遲。本言衰老。而反曰堪從事。更學仙。解嘲語也。結聯杜臆云。與中丞素厚。故自陳苦衷。三四。或貼中丞邊。則主崔旰亂蜀。或接首聯來。則主京師多警。愚意繫以世亂渾之為是。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

鮑照詩左右佩

金章醉客露鸚鵡。

嶺表錄異鸚鵡螺旋尖處屈而朱如鸚鵡嘴殼裝為酒杯可玩

佳人指鳳凰。

朱注唐會要延載元

年內出繡袍賜文武官其袍文宰相飾以鳳凰尚書飾以對雁

幾時來翠節。

即符節注云以旄牛尾為之

特地引紅粧。

首聯得力兩章俱籠三與五應四與六應鳳凰注多未當仇謂琴名引西京雜記為證更於指字不合還依朱本袍文之說為近又按異苑劉穆之居京口鳳凰集其庭韋敷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公意隱以羣官之會當鳳凰之集故借佳人之指以祝之因而逗起下文云行且邀寵命而引紅粧重開盛宴也下句正與佳人

照耀

繡段裝簷額。

仇注結綵之類

金花帖鼓腰。

庾信詩圓花釘鼓牀

一夫先舞劔百戲。

後歌鏹。

一作樵鏹即刁斗擊刁斗以為歌節也

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

將應拜霍嫖姚。

舊說泛以上四為樂舞之盛愚意此志將士露醉以後情事一夫百戲蓋即三軍之士起舞為樂如此恰合軍中置酒高會氣象城孤使寂是頓挫法非慨歎語結

即上章來翠節意也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歛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
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

飽經蜀亂身尚羈縻兩首所為作也非泛詠峽口本意趕入下章始足說詳後篇注說蜀亂動云崔旰旰時實不動也且與峽間無涉三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峽中固多山賊竊發耳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公孫述輩荒哉割據心蘆
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原注主人柏中丞頻

分月俸

詩分兩章意實一貫上章從峽口形要領起見乾坤設險多為反側憑凌此章則以英雄事去曉割據癡心歎其徒滋擾攘也顧我連年坐困作活因人何時得出

乎。少陵連章詩多此格。他人無有。

瞿唐兩崖 唐塘通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猱獮

鬚髯古。蔡注。爾雅。猱。善援。獮。善顧。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淮南子。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之馭。

極狀山高江險。三四警絕。五六假物以助威。結言日行亦且危之。極力刺畫之作。冬馭向南而漸低。夔峽在南而絕高。故曰近。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勅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上四造句。皆絕深鑿險而出。下雖懷古。實則皆狀其深險也。結聯抑禹功而揚造物。非不足於禹。特震於其勢而然耳。地與之與。黃生作授與意解。極有會。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牧巴州

顏魯公鮮于仲通碑。仲通子萬州刺史。旻雅有父風。作牧萬州。政績尤異。詔遷秘書監。尋又改

京兆先時傑。

唐書。李叔明本姓鮮于氏。與兄仲通俱尹京兆。按公前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琳瑯照一門。朝廷

偏注意。

一作璽。接近與名藩。

趙注。自祖帳排舟數。寒江觸石喧。看

君妙為政。他日有殊恩。

率意為之。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一統志。邵州屬寶慶府。桂陽州屬衡州府。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

蒼梧帝。

鶴注。蒼梧山在道州。與邵桂近。

推遷孟母隣。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四愁詩。側身南望涕霑襟。

賣土公屏

卷三之五

五律

八

寧我齋

若常格則先敘十七舅次敘下邳桂然後作送別語矣詩乃從客中親故別去之情觸口流出正是旅人送舅氏語不須作文飾舊套也。孟母句借用蓋舅自有母又在夔嘗與公為隣語意只謂如此賢母之隣今別去矣然終帶牽強。

寄杜位

原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位今在江陵為行軍司馬。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為客久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在一作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灑衰新詩

起興而比也。寓日暮途窮意。江上指成都嚴幕。公有送柏二將中丞命赴江陵因示位詩見三之二疑與此詩同寄。

灑西寒望

灑西為來春移居之處注見後。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年侵一作終頻悵望興遠一蕭疎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瞿唐春欲至定卜灑西居

是詩為居灑根由蓋西閣之寓險絕人區調煩親故久欲去此而謀居矣後登灑上堂詩云願免崖石擁又云山田麥無隴可以就坦而資生故知此時寒望意有

屬也。二灑景即頻悵望所得所謂興蕭疎者也。猿鷗盟誓請自今日祇緣年事相侵故須待卜來春耳。通首一氣總見蕭疎意。

江梅

入大曆二年。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好一作早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仇云客愁二字全詩之眼愚按下四暗用新亭風景河山之感。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卷牙重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發興之端在結聯逗出由踐損春草而作也不如此會末二句總無下落。舊時之低委於地者已收葉而舉去言除訖也新時之掩覆乎土者方卷牙而重抽表生機也此雖入眼已濃而其為質方弱惟躡履無戕斯當筵長映耳五六蓋拖起下意踐損不自任咎歸於看花之故斯為不拂生意。舊說支離。

鸚鵡

一作剪羽。此下八首雜詠物類舊與洞房八首連編詩情各別且鷓鴣詩云隨意點春苗宜入二年春也。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漫多知。〔彌衡鸚鵡賦〕

趾丹嘴綠衣翠衿。

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

奇。

寓失路羈棲之感。似自嘲小兒女之詞。篇名一作剪羽。詩全從此發意也。此小者亦知憶別。翮已短矣。多知何為。既羈於此。懷想舊棲亦虛願耳。結又就翮羽解嘲。言正不須豐滿見奇。有憐而收汝者。將復損之。不如息意於此。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

一作盡。

似猶見哀。多如夏聞野。鷓鴣無意緒。鳴噪亦一作紛紛紛紛。

寓同氣分離之感。兒女相聚則嘲之。兄弟相睽則痛之也。精神全注一孤字。飛鳴聲念羣。一詩之骨。片影重雲。失羣之所以結念也。惟念故飛。望斷矣而飛不止。

似猶見其羣而逐之者。惟念故鳴。哀多矣而鳴不絕。如夏聞其羣而呼之者。寫生至此。天雨泣矣。未用借結法。仇云此乃題之外象。

鷓鴣

江浦寒鷓戲。無他亦自饒。卻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

還須浴。

一作落。

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羨其閒而自得。傷已之觸處多愁多障也。全從反面照出自身。無他句初看似不成語。通看八句。知皆從此出。惟其心裏無他。所以寬饒也。下皆描寫此句之趣。羅大經以翻羽點苗為逐逐於謀食。則失江鷓本色矣。

猿

裊裊啼虛壁。

謂峽壁之間。

蕭蕭挂冷枝。

猿性喜抱枝而挂。

艱難人。不免隱見

爾。如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

離。

奇其智能遠患。公後日移居襄西詩云。畏人江北草。蓋深以閣寓為嶮巖之惡境。情見乎此矣。此聞深峽中猿啼。而想像成之。彼聲傳虛峽者。必潛附冷枝也。爾何識隱見之宜。有藏身之智若此。夫狎俗何妨詭。隨然全生用奇。騰林相保。見幾宜不俟終日耳。

鹿爾雅作麇。本艸演義。鹿麇類。山僻處頗多。聲如擊破鉢。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神仙傳。葛仙翁於女兒山學道。登仙化為白鹿。不

敢恨庖厨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

斯須。左傳注。貪財為饕餮。貪食為餐。

有戒心焉。猿之反也。此詠獵得之鹿。非生鹿也。上四不作咎人語。絕高。下又隱寓世道。亂世本難自全。況以微聲致累。衣冠而與盜賊俱。自其身委饕餮耳。純是戒儆之詞。舊注以衣冠即盜賊。作罵世語。非。五六名言。漢晉間士人之禍。十字括之。辟疆園亦見及此。

雞

紀德名標五。韓詩外傳。頭戴冠。文也。足傳距。武也。見敵而鬪。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初鳴度必三。史記注。夜

至雞三鳴始。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問俗人情似。克庖爾輩

堪氣交亭育際。列子。亭之毒之。化育之意。巫峽漏司南。韓非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陋殊俗也。厭夔之至矣。夔雞未必皆然。偶借失次者以見意耳。上四開闔轉下。五六即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意。亭育際。昏曉之候也。司南。司候之官。漏。司南。昧昏晚矣。總刺其蠢蠢然無知也。一二近俚。

黃魚。爾雅注。鱧魚。體有甲無鱗。肉黃。江東人呼為黃魚。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杜臆。夔州黃草峽出黃魚。脂膏兼飼犬。鹽鐵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

長大不容身。筒桶相沿久。筒桶。舊云捕魚之具。愚意或是盛魚器。風雷肯為伸。一作泥神。

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

坐大者不神。刺蜀寇也。此詠委泥沙之巨魚。日見者。此輩疊起也。兼飼犬。賤而惡之。不容身。引下五六謂持久以困之。使不得展也。至於假息泥沙。猶將自託為神物哉。中亦有質俗句。

白小 舊注即今麩條魚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 便信小園賦二寸之魚 細微露水族風俗當

園蔬 賈遠錄靖州圖經載其俗以魚為蔬今湖北多謂之魚菜 入肆銀花亂傾筐雪片虛生成猶

拾卵盡取義何如 西京賦獲胎拾卵蜚蜾盡取

誅求者無藝傷民困也。自軍興餉急。孤嫠不免追呼。諷切時弊之言。雖云微命。亦荷生成。奚至盡取乃爾。大旨如此。中四措語風秀。

老病 舊編元年非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夜足

露沙雨春多逆水風 春多東風峽水東下故逆 合分雙賜筆 即郎官筆 猶作一飄蓬

稽留則思出峽而雨多風逆。殊難就道。結言自此合當分捨郎官雙筆矣。蓋出峽無期。則還朝無日。長作飄蓬。不須此也。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一作塞渡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鬪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驟字密字略讀。三四正筆寫。五六旁筆寫。結又借神女事翻落生新。與他日雨詩多自巫山臺行雲莫自溼仙衣用法又別。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 一作紋 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竟

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此章通首寫景。而下峽東遊心事。卻從景中躍出。草碧想到湖外。雲紅望入海東。鶯相和已則孤矣。鶴摩霄身則滯矣。此皆躍出之神也。結則對景無賴矣。妙是語語新。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回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

此章益暢上首之旨。亦都以寫景見心事。至結處逗破。上四分頂而下。卻皆以出句託對句。又皆從久雨後想出。彼鳥以久雨艱食之故。急引子以索之泥中。正與已之謀食於此也。乃鶴以久雨斂翮之故。急出林而舒其宿恨。反與已之稽留不逞也。然則對此兩盡日暄之景。於人獨無去思乎。周南客應鳥下食。魏闕心應鶴高飛。發揮至此。去峽之情暢矣。然有一語不從新晴中出否。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舊注俱引舊書大曆四年二月以湖南都團練衡州刺史韋之晉為潭州刺史

一條以此詩編居潭衡間。仇謂是在衡寄送者。則認為送韋之潭也。兩人兩地。同在湖南。題不得泛云赴湖南。朱氏謂送韋之衡而作。則是韋之之衡。固在大曆四年之前矣。又湖南哭韋詩。犀牛蜀郡憐。乃知韋先官川峽之間。此蓋送韋由川遷衡詩。亦是峽內作也。如此詩意始明。

寵渥徵黃漸

黃霸為潁川太守。治行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

內憶行春。王室仍多故。

一作難

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

待高人。

此送而勉之。亦兼寓出峽之意。首二一起一落。言漸將內召矣。權復刺郡也。安背水者。湖南背湖為治。而韋又有領軍制寇之責。故借用此二字。憶行春。記取峽中

治效。望其新政有光舊績也。仍多故。則兵食須供。倚大臣。則民窮宜卹。結聯。勗其延訪諮議。而南下之本心亦見焉。

別崔湜因寄薛據孟雲卿

原注內弟湜。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如何久磨勵。但取不磷緇。夙夜

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荆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

崔湜有志節者。迫而後就。故有上二句。仇云三四承首句。諷其經經獨善。五六承次句。勸以汲汲有為。愚按六句天矯一氣。寄薛孟而曰欲論詩。為其久無投寄之也。什。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荆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沙頭。

方輿勝覽沙頭

市。去江陵十五里。

衡霍生春早。

爾雅疏衡山一名霍山。

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

庾信宅。即

宋玉宅。在江陵。為仗主人留。

王亦赴南幕者。主人幕主也。仇即指王十六非。上言客皆遠去。結言我亦行且至矣。有古人荒宅在。為語主人。留以相待。前勢迅急。住法婉曲。

王十五前閣會 是王閣。非西閣。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鱸出江中。隣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逐層敘下。當兩收風細之時。王君設鱸石上之閣。而致札迎輿。并帶童稚。意思款曲如此。故詩以誌之。情人字俚。

懷灞上遊 杜臆今西安城東三十里有灞水。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

顧注即長安東門。秦東陵侯種瓜處。

敞雲樓。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

舟。

東陵古歸隱人。灞上古送行處。我也憶舊遊。悲老別。今之視古當何居。上六句。總攝入第七句中。而江漢通流。歸舟結想。眼中之歷歷。寄之意中之悠悠而已。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洙注熟食日。即寒食節也。秦人呼為熟食日。言預辦熟食過節也。齊人呼為冷節。又曰禁煙節。

消渴遊江漢。羈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柏

邛舊作邛誤山路。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

橫。

客路漂零。頻驚令節。老人揮淚。顧兒聲如在耳。此等詩本不須注腳。說者乃偏提一句作主。或主兒曹催老。或主兒須憶瑩。紛紛爭執。皆多事也。公此際心頭。追前慨後。無一樣惡懷不轉到。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葛

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

長葛齊地。弟所在也。江州在淮南。妹所在也。

頭吟。

此當與上篇連讀。亦不須詮解。只見汝心三字。鵲突。或以為身後見汝思親之心。或以為到我之年。亦見汝悲老之心。又或以為屬兒省墓之心。都是強下注脚。不知老杜原不曾說出甚心。只合云。吾則老矣。汝曹今日。虫虫。毫無挂念。直待他年。無人管顧。汝心方見出來也。衰遲易邁。成敗難期。齊恨在此。老年人慮少年子。實情如是。下并想到弟妹團圓。則吾所云。心頭無所不轉。不得偏主一端者。審矣。

入宅三首

遷赤甲。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

顧注以二山之形勢。明宅之向背。按其地當在西閣之北。

客居愧遷次。

春色漸多添。花亞欲移竹。鳥窺新捲簾。衰年不敢恨。勝槩

欲相兼。

首章正詠入宅也。雖遷流託迹。而尋幽綴景。聊復慰懷。花亞欲移之竹。預派欲移名色。為花枝低避故也。鳥窺新捲之簾。頓因新捲生疑。知鳥蹟入來久也。二句正見春色漸添。寫空宅換新人之景。畫不能到。不敢恨為欲兼收勝槩。不惜相度補葺之僕僕也。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腹。浦雲暖麝香山。

音腹。

浦雲暖麝香山。

二統志在

城東南三十里。寰宇記其山多麝。

半。樊作。

頂梳頭白。過省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

一問函關。

函谷關在東西兩都之間。

次章推開說。雖新入此宅。而故鄉之思。不能已也。連三章看。此為擺蕩處。起即提出此意。三四且就新居邊。布還春景。下言今雖老矣。而每看北使。無不動問鄉關者。

宋玉歸州宅。

歸州在峽外。

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

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末章收轉說。雖羈旅堪悲。而勢猶相阻。姑且儻家焉。此於通局為繳挽法。上四作不住口氣。以呼動下截。蓋言宋玉古才名人也。其宅與此相近。我之淹久於此。豈欲引與為徒哉。接云風緊江喧。阻行故耳。必有勢不得行者。風江亦託言也。如此則任運可已。仍收到入宅上。

卜居

將遷。懷西。

歸羨遼東鶴。

丁令威事。

吟同楚執珪。

選注越人莊烏起家為楚執珪。有病猶為越吟。

未成遊碧海。

賣土公

卷三之五

五律

五

寧我齋

著處覓丹梯。雲嶂寬江北。夢在峽江之北春耕破灤西。桃紅客若至。

定似昔一作晉人迷。

羨遼吟楚則還歸無期。碧海則東遊未遂。丹梯則寓舍重尋。寬江北仍在夢中。破灤西將就沃壤。蓋卜得此地。姑欲以為避世計云。

暮春題灤西新賃草屋五首

一統志天灤水在夔府城東自達縣萬頃池發源經此流入大江。又有東灤水亦在府城東。

有東灤水亦在府城東。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合雲安計之則三年。就夔府言之則兩春。百舌欲無語。繁花

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

茲。

五詩乃始遷灤西。題於屋壁者。中篇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兩句。為通局之柱。於定居伊始。曲寫身世之悲。蓋有不得已而託於此者矣。首章泛提流寓。專詠暮春。未黏灤西。在題前也。三四因暮春而動年衰之感。五六即借寫景影身世之思。曰虛曰薄。隱然身計虛而生理薄矣。曰亂曰遲。隱然世事亂而休運遲矣。然身

計之虛實由世事之亂。故哀傷在戰伐而不在年衰。茲即指三四所云。

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君。貨殖傳封者衣租稅千戶之君。歲率二十萬。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養

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畏人江北草。旅食灤西雲。萬里巴

渝曲漢志巴渝鼓員三十六員。注其樂為巴渝樂。三年實飽聞。

次章拈出灤西。明所以居此之故。為身計也。起泛言峽土之貧瘠。將謀所以養拙全生者。四句乃引下語。接云甘同江草。欲伴灤雲。正自養自全處也。此方落到本題。結又申繳上意。言所以必於此者。以峽中苦况。聞之已熟。惟此差堪賴藉耳。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所謂綠暗紅稀。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哀歌時自惜。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三章正詠居止灤西行徑。舉身世無窮之感。一擺脫於新賃之居。五詩之關目。悉總於此。一二略逗暮春。三四言如此身世。而老於蓬鬢。則悲甚也。自有乾坤。而春在草亭。抑又洒然也。此兩句。所謂通局之柱也。以下皆屋裏屋邊。姑自排遣之詞。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他日。渾指罷職之時。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高齋。當指嚴武之幕。絕域改春華。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

四章歷敘來踪。末又由身而感世。書劍乃用世之具。壯年學之。他日即委之者。非曰歷仕而無祿。實以知足而謝事也。是以寄蹟幕寮。嘗依故舊。春華再改。而竟來隱於此。然此身則可以草屋了矣。若夫世之喪亂。憂方大也。結是不了語。故下章申之。注家以高齋即草屋。草屋不得云高齋。蓋此句跟上四一片下。正穩括入蜀依嚴事也。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狼鬪。空慙鴛鷺行。時危人事急。一作惡。風逆一作急。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牀。

末章又由世而慨身。接上章喪亂來。言雖出吾身。無補於世。是以為郎老去。長謝駕行。草屋其歸宿矣。獨是時方多事。則身終受傷。所為連日連宵。徬徨悲歎。未知灑西一席。遂足安此暮景否。老杜連章片段。大率如此精密。如何鹵莽讀得。

過客相尋

相尋而至。客不一至也。公石門宴集詩。鞍馬去相尋。與此同義。舊混作尋訪之尋。使詩不可解。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掛壁移筐果。呼兒問一作問。煮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

峽居酬接疎簡。適此日過客踵至。喜而有作。一二以無事翻襯起。中四寫過客。七八寫相尋。正款前客時。後客又至也。

豎子至

檀梨纔綴碧。風土記。檀梨屬。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香。

蜀都賦。素柰夏成。本草。今名頻婆。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欹枕一作欲寄。江湖客。提攜日月長。公詩云。夔醬落提攜。

攜日月長。公詩云。夔醬落提攜。

本為豎子送柰而作。先以檀梨梅杏作引。卻為結語伏脉。結云提攜日月長。正與一二映合。園果以次而熟。可得逐時攜送。所謂日月長也。舊說總不分曉。杜臆云。五六語帶仙靈氣。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
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中都謂長安唐書至德
二載以西京為中京

爾過一作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峽州今夔州自
江陵到夔所經亂離生有別聚

集病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

何憂

只爾敘題
自然情至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終南山
在長安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

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一作塵泊船悲喜後欸欸話歸秦

題云即到亦猶未到也第一首從即到正面著筆是初得信時第一層念頭只是
一喜尚無雜想。一二對峽景而統計來路三四歡躍寬釋之詞意則上句因下
句五六黃生云開書之時其子在旁詢叔動定且答且讀愚按此解最妙經戰
伐即書中所讀語也七八直摹擬到接見後喜心翻倒之餘即便商量歸計也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鵲鴿書非泛指即
是弟所寄書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

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趙作
愁絕始星星

趙作
惺惺

第二首從即到對面着筆是既得信後第二層念頭全是心猜眼盼光景喜字亦
對託而出。只為待爾之故嗔到鵲噪無憑直欲將來書拋示鵲鴿恐書詞虛報
不如物類急求耳乃噪者不去也相急者其素性也是必不傳虛信者何杳然乃
爾得毋柳遮津渡耶不然風帆曾過幾驛耶幾於望眼將穿矣直至結尾收轉云
想其到此之時見我毛髮皓白應論我十年前撚鬚
索句纔星星數莖耳趙汭改易原文始由不善體會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觀之來在三四月間其去
當在五月玩詩中螢已亂

句可
見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卻回。即今螢已亂。好與雁同來。東望西江永。舊作南遊北戶開。吳都賦開北戶以向日。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二詩於送觀之時。訂出峽之會。數其期。擬其地。丁寧詳復。言下藹然。念卻回懸算也。此句兩詩宗旨。三四囑之。以下俱自致其意。言已當在峽外相待。汝不須復到夔來也。但此意未透。故下章申之。江自西來。故曰西江。即指峽外之江也。北戶本南方之俗。此借言到荆望弟之切。東望南遊。去夔向荆也。故人指舊遊之宦於荆者。但未明點荆州耳。

楚塞難為別。一作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

滿峽重江水。鮑照賦重江復閣之隩。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

在荆州。

即申前旨。前章虛運。此章實拈也。難為別。包含無限。今與弟別。後且與夔別。意謂重逢不復在此。故此別難為情也。白露清秋。即雁同來意。滿峽開帆。即東下南遊意。結方說透。相會荆州意。後有觀取妻子到江陵七律三首。見四之二。究竟弟先到荆。公未出峽。

園仇云園隔灤西之溪。別有茅舍。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始為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媿盤飧。

自灤西泛艇。行視果園也。下半皆咏歎自得之詞。五六宕筆。猶言本欲如此也。七八言今果可自足矣。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卻渡船。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天。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一作悅遲暮。不敢廢詩篇。

自園而歸也。三四見只此間是平土。此外皆高山。而身域其中。不能他出。亦在言外。

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一作送惠二歸故居。集外詩。

惠子白駒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

松花熟。一作古山杯竹葉新。一作春。張華輕薄篇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蓋皆酒名。柴門了無

生。一作事黃綺未稱臣。夏黃公綺里季四皓之二

惠子不知何許人。得公詩遂如凌霄一鶴。惜其滯則非無才略矣。羨其無事則超出塵鞅矣。結語贊得更高。黃生云黃綺尚多一出。惠乃未稱臣之黃綺。出古人上矣。

月三首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颺颺

移深樹。左傳疏。颺颺。川澤之神也。蝦蟆没半輪。酉陽雜俎。月中有金背蝦蟆。故園當北斗。直想

照西秦。

三首皆對月羈愁之作也。上四新晴得月而喜。五六敷衍法。切新霽上弦之候。結為羈樓引端。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樓愁裏見。二十四回明。必驗

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

此及下章明從羈樓中詠月。此通計兩年居夔之月也。先寫意而後詠歎。升沉進退。即是羈樓之神。不違亦伴。所以能照出也。

萬里瞿唐月。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爽合風襟靜。高當淚臉懸。南飛有鳥鵲。夜久落江邊。

此專數本年之月。點出上弦字來。下六俱情景交融。而出。鳥鵲江邊。用魏武月明詩。正是羈樓之感也。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折一作逆旋隨雲。暫

起柴荆色。輕露鳥獸羣。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

無他寓意。總在晨字小字上落想。結亦以一半見小。以亭午別晨也。

夜雨

讀士公屏

卷三之三

五律

二十

寧戎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

當與下首連讀。亦對雨而動出峽北歸之思也。三四本屬寫景。然以涼侵戶申早秋。江帶舟引後半。實為上下關鎖。五六衍滯峽之由。結聯十字一氣讀。出峽不停頓。一徑別樓北歸也。引其端而未達。故有下首。

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羣公

蒼玉佩。記大夫佩水蒼玉而絕組綬。天子翠雲裘。風賦被翠雲之裘。同舍晨趨侍。胡為

淹此留。

都對上首意翻轉落筆。一氣折旋而下。言本欲踏雪到荆。即發荆北上耳。而竟雨阻巫山。秋深白帝乎。遙想早朝氣象。同官正此趨蹌。我何獨以多病薄遊淹久於此。亦足慨已。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一作若生迳。一作溼地秋。竹隱踈花。

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

溪上樓身。殊無佳趣。京華問信。難得遠飛。所由徬徨而起興也。

樹間

岑寂雙柑樹。樹在灑西草屋間。非果園之甘也。果園不止雙樹矣。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

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露。乘月

坐胡牀。

閒中自遣之詩。如松頂交柯。待菊頂垂實。

白露

讀本心解

卷三之五 五律

五

寧我齋

白露團甘子。此在果園。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憑

几看魚樂。莊子儵魚出游從容此魚樂也。回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

蹊。由草屋而之果園。朝往暮歸。上四往。下四歸也。首句遙想園中晨景。連石樹連石之樹。隔溪已見也。入江溪。入江之溪。到園而登也。恐多蹊。收所以往視之故。離

缺須補也。

吾宗。原注衛倉曹宗簡。時宗簡亦寓家於夔公有寄從孫崇簡詩見五之末。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質朴古人風五字。一詩總領。而詩之丰度亦似之。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鄭監鄭審也。湖亭在江陵。

碧草違春意。沅湘萬里秋。邵注沅水在辰州。湘水在長沙。池要山簡馬。月靜一作淨

庾公樓。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

丘。登樓賦北彌陶牧。西接昭丘。注荆州圖記當陽東南有楚昭王墓。

湖亭在江陵。公尚未到。故三詩全不實寫亭景。都就賓朋文讌上結想。以致即欲出峽之情。直作一封尺牘看。舊說泛從湖亭之勝着解。失其旨矣。一二提清時地。三四切湖亭。然山簡庾公。已帶鄭監。不呆寫景也。餘篇翰。期分賦也。一釣舟。足行具也。七八結出本意。言稍俟浪平。便當相訪耳。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官序

潘生拙。潘岳閒居賦序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才名賈傳多。捨舟應卜地。憐接意

如何。次章遙擬鄭亭賓客過從之多。作自家卜憐引子。三四擬其愛客之誼。言定應相迎。決弗深避也。五六上下轉關。惟其官情淡而詩興饒。雅人深致若此。故客過輒喜。而我來不拒。曰意如何。見其必能延納。語婉而神躍矣。

暫阻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漢書疏廣歸鄉里數問所賜金餘尚有幾趣具酒食

請族人故舊娛樂。拖玉豈吾身。西征賦飛翠綏拖鳴玉。羹煮秋萸滑。盃凝一作露菊新。

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一作辭頻

末章上四見兩人志趣正同。大堪作合。揮金拖玉彼此牽搭緊湊。下皆預擬之詞。煮萸凝菊到後款洽也。賦詩佳句宴遊酬和也。正與首章餘篇翰。次章才名多相應。分氣象聯吟而分呈氣象也。莫猶云得母。首章言髣髴昭丘。次章言卜地隣接。末章言萸酒賦詩。層次淺深秩然。

社日兩篇。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

九農成德業。左傳少皞氏以九扈為九農。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

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詠諧割肉歸。

東方朔傳伏日賜從官肉。朔曰。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西溪叢語社日用伏日事。更記諸侯年表。秦德公用伏日為秋社。礫狗以禦災。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因賽社而想朝賜。在南翁北雁二句。轉遞出本意來。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史記陳平傳贊當割肉。姐上時意已宏遠矣。今日江南老。他

時渭北童。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鴦迴金闕。誰憐病

峽中。

次章即前章下半意而申言之。歡娛即巴曲醉意。絕塞指夔。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古樂府葉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轉蓬行地

遠。攀桂仰天高。李德林詩月桂近將攀。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

白兔。天問月中何有。玉兔搗藥。直欲數秋毫。

此正詠當空之月。先情而後景。折歸心摧折也。與秦州詩心折此淹留同意。顧宸謂如大刀之折滯甚。三四承此說下。後半極言其明皎。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仄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一作張弓倚殘魄。倚天外之倚。不獨漢家營。

此又詠將落之月。先景而後情。氣沉頂稍下。輪仄頂猶銜。浦暗於峽下。樓明於城上。月落時之景也。下半言月非自傾。刁斗催之使傾。何軍旅繁興。久無休息耶。前詩傷阻歸。此詩傷久亂。要之只是詠月。故妙。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仇注上四字一讀下一字另讀。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

上四貼月光寫。下四借人事襯出。起只言月光之爽。於秋倍顯。自昔而然耳。勿依俗解以舊指昨宵。泥定十六夜索解。關山明迴。而勢若加闊。於客中尤切。河漢逼近。而光如欲流。於夔地尤切。仇以河漢句承秋不承月。謂月明則天河光掩。則悖於近人流之旨矣。不知中秋之月。去河甚遠。遠則光不相掩。而河於此時。斜亘

西南於夔為近。而夔地又高。所以清輝交映也。下皆言明月夜事。人人忘寢。愈為月光增色。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邨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光射潛蚪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此首上四卻從十七夜落想。仍圓已不圓也。還照更隨。連宵得月而喜也。此四句將月與身膠黏說。五六單就月所照說。七八月與身仍復膠黏。了無塵氣。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起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一作啓。孟有母。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逐句敘下。歷歷如話。策杖侵露。出門見煙。在中途則傍樹而歇。到孟舍則拋書而眠。追隨盡。寒温大意。孝友偏。周旋所仰。清談味。心醉於娓娓之後。忘年。熱心許於款款之餘。黃生以力稀句即在孟園中說。未合。

孟氏編正

孟氏好兄弟。養親惟小園。承顏併手足。坐客強盤飧。負米

夕。一作寒蔡外。家語子路負米百里之外讀書秋樹根。卜隣漸近舍。仇注用孟母事訓子學

誰。一作先門

一門孝友勤學。寫來可慕。此詩似是感其門風之美。而述以訓子者。非在孟居作也。故有結聯。言非此門之學而誰學乎。津津齒頰。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黃生云製題即見手

法皆深荷之意

楚岸通秋屐。胡牀面夕畦。籍糟分汁滓。

糟之器。汁滓。見周禮醴齊注。恐是連滓見遺。即俗所云酒孃也。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

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彼着屐而來。我面畦而見。步趾領也。三四分寫二物滿器見遺。五六分承。美其功用。以乞取製法作結。涉筆成趣。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鶴云唐志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之東選殆自此為例。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人。秋風

楚竹冷。夜雪鞏梅春。唐書鞏縣屬東都河南府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家貧親老四字見韓詩外傳。已極陳因。拆用便有無窮神味。蓋親老則應留侍。家貧又須就祿。不可得兼。含悲一出。有不能舍然者。全詩俱從此得間。謁選留連別之故也。內顧憔悴貧之累也。楚冷鞏春。送者記程之語。即老親倚閭之思。其情亦足悲矣。故以綵服承歡祝之。冀其早晚得官迎養也。三四能使老於謁選之人墮下淚來。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土婁莊當即偃師舊廬所謂陸渾莊者。孟往東京故託以訪覓。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為歷雲山問。無辭荆棘深。北風

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乾元間公為華州功曹。復一至東都至是十載。茫茫遲

暮心。

淺語自爾曲到。執別寄言。稽南翹北。千載下神情宛然。

秋野五首

摘篇首為題。

秋野日疏一作荒蕪。謝朓詩。邑里向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揚雄蜀都賦。稽乾度。

則井絡儲精。卜宅楚邨墟。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盤飧老夫食。

分去聲減及溪魚。周靖曰。華嚴經十布施內。有分減。布施。按及溪魚。以食餘飼魚也。

久寓瀼西。俯仰無聊。而作是詩。首章上四述所處之地。直與末章結處相照。下四乃處此之所事也。此章蓋泛寫當前之况。曰蠻絡楚墟。則處非其地可知。曰繫舟卜宅。則留滯不去可知。其言平日所事。本甚無聊。卻極恬適。非襟期高曠。不能有此。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淡魚極樂。林茂鳥知歸。衰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

次章言所以居此者。避世故也。首句提出正意。另作一頓。乃下半首之根。次句引入喻意。魚鳥藏身。正物性難違處。即投老山薇影子也。浮生之理。故應如此。是以甘而不厭也。彼榮華是非。何有於我哉。

禮樂攻吾短。禮樂猶所謂禮法之士。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

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蜀都賦。蜜房。郁毓被其阜。稀疎小紅翠。駐屐近

微香。

三章言吾所以甘此者。以山林之趣。引興正長耳。此句是主。首句陪說。蓋榮華之途既遠。則禮樂之士亦踈。掉頭而獨吟。曝背而獨樂。正不妨於見短也。下四詳言之長。

遠岼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

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任青女。淮南子。秋三月。青女出。以降霜。賜被隔南宮。

賜被。乃漢儀郎官事。

四章言惟其引興之長。是以波投遠逝。往而不返。而嚮時官職。非所戀也。秋白晚紅。復舉山林引興。輸縱瀉而去也。會乘勢而翔也。二句亦比體。家家箇箇。則我身亦混於砧聲樵響中。任青女者。一任寒氣之逼。蓋即官既罷。賜被久隔也。安分中有寓慨意。次章水波魚樂。林茂鳥歸。謂惟此與區。真堪棲託。為投老作引。此章潛鱗輸浪。歸翼會風。謂由來野性。合赴寬閒。與引興相承。句法一顛一倒。各還湊理。語相類而意不複。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鴦羣。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徑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世說。郝隆為蠻府參軍。作詩曰。

奴陽躍青池。蠻名魚為奴陽。桓温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也。

末章接隔南宮申說。而自嘲留滯之久。與首章起處相應。言許身之志。老而不遂。惟見江峽之間。秋高而百川奔赴。夜靜而萬籟怒號。夔境大槩如此。以下拍緊。讓上所處。徑隱。應卜宅。帆留。應繫舟。結應蠻絡楚墟。蓋久稽而聊以解朝。亦翻用古語法。五詩俱見安貧適志氣象。此變風之正聲。

課小豎鋤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清深。山雉

防求敵。射雉賦注。雉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按求敵猶言索戰。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去。左思賦。窮岫洩

雲。隱几亦無心。

三詩俱有憂讓畏讓。全身避世之想。首章上敘題。下寫意。其敘題處。敘鋤斫之事。簡敘移牀之趣多。蓋三首情景。都就移牀時領會也。其寫意處。防敵獨吟。為次章張本。雲共無心。為末章張本。

眾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黃生注。揚子法言云。貌則人心則獸。莊子馬蹄篇云。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上句以人面影獸心。下句以篇名括篇意。吟詩重回首。隨意葛巾低。

次章上四。仇云。舍北朝景。愚按此正移牀所得者。下四。申首章五六意。防面學蹄。求敵其可鑒也。回首巾低。獨吟聊自適也。

籬弱門何向。沙虛岼只摧。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獨徘徊。一作更徘徊。

未章仇云。舍北晚景。愚按大旨乃申首章七八意。籬隨門向。沙聽岬摧。魚自食而鳥自來。水光搖而山響切。此時惟倚杖徘徊。不知天涯之為近歟。為遠歟。真同於洩雲之無心矣。○首章所云資僻遠。興清溪。又是三詩總趣。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迴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落

黃姑渚。

古樂府黃姑織女時相見。按黃姑即河鼓三星如擔在天河東渚。此云星落謂河鼓沒也。季秋河轉西南河鼓沒則夜半矣。

秋辭白

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此夜江樓之宴。與他處不同。歷觀兩歲羈。夔絕少親朋高會。無論在兩都時。即視蜀中之况。亦遠不逮矣。值此一敘。覺種種江光月色。俱并入親情鄉思中。有為之停杯而三歎者。三詩命意。只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十字盡之。他如佐觴閒話。有不遑鋪敘者。爾故讀杜須通十數卷。疏觀其意境也。○一二誌其處。三四無限遙情。一井吐出。五六夜闌秋杪之景。起下堅坐。老人病酒。而猶久看客飲。顧宸所謂戀戀故鄉者也。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遠邊。塞悄悄憶京華。清

動杯中物。高隨海上槎。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

仇改作。鷗非。

次章於乘月命酒。見出故鄉情。所謂月色皆親情鄉思也。清動月與酒映。高隨月又與命酒之客映。結言乘興而頻頻出望。月光照落烏紗。百過甚言望之數。竟夜追歡。躍躍飛動矣。

對月邙無酒。登樓况有江。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牕。樽蟻

添相續。

曹植七啓。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

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

片心降。

三章於把酒臨江。見出故鄉情。所謂江光皆親情鄉思也。對月就前章脫下。六句皆酒與江溶化而出。結云客醉倒而我心降。老子興復不淺。總由冷落逢歡而發。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滾愁雨。

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皮毛。而成其文章也。

潛龍。故起雲。

泥多仍徑曲。心醉沮賢羣。忍待一作對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踈豁。秋興坐氤氳。仇注氤氳意興之濃

此阻雨而憶諸人。欲續前夜之會也。起筆涉戲。見此日忽然雲雨。為有許多隱豹潛龍。噓結而成。豹龍統含賔主。不必分貼。下半言忍而待江山麗景。還欲披鮑謝文章。需天霽以圖重晤也。蓋由回憶前宵。興復勃發耳。

季秋江邨

喬木邨墟古。踈籬野蔓懸。素一作清琴將暇日。將消遣之義白首望霜

天。登俎黃甘重。支牀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秋邨遣懷之作。

小園

灑西之果園也。

由來巫峽水。本是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秋庭

風落果。灑岸雨頽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公之賃居於灑上也。在暮春時。今此秋深。見果熟雨霑。喜而有作。上四追敘置園之由。川中故多藥物。故曰留因藥。買者買園。非買花也。寒事亦指藝植之事。杜臆云。素不習慣。故問俗而營也。愚按將詩待者。吟詩以驗將來之發生也。

卷三之五

謹正乙巳年
青嶠浦氏新定

卷三之六

五律

自讓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東屯北嶮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

暫往白帝復還東

屯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刈稻了詠懷

晚晴

吳郎見過北舍

九日五首

其一為七律見四之二其四為五排見五之三其五

以登高足之亦見四之二

秋峽

秋清

峽隘

曉望

搖落

日暮

耳聾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十月一日

孟冬

獨坐二首

悶返

照

向夕

晚

暝

夜

雲

雷

朝二首

夜二首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謁

真諦寺禪師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使陽城

郡王衛公墓

玉腕騮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

首 白帝樓

白帝城樓

有歎

江漲

人日二首

其二為七律 見四之二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

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於屋壁

遠遊

歸雁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泊松滋江亭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上巳日

徐司錄林園宴集

宴胡侍御書堂

和江陵宋大

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暮春陪李尚

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汎舟得過字韻

夏日楊長寧

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得深字韻

江邊星月二首

舟月對驛近寺

舟中

江漢

地隅

移居公安山館

重題

哭李常侍嶧二首

官

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公安縣懷古

宴王使君

宅題二首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久客

冬深

泊岳陽城下

纜船苦風戲

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登岳陽樓

陪襄使君

登岳陽樓

發白馬潭

南征

歸夢

宿青

草湖

宿白沙驛

湘夫人祠

祠南夕望

野望 發潭州 雙楓浦 入喬口 銅官渚

守風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廣州 江閣對雨有

懷行營裴二端公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潭州送韋員外迨牧韶州 附韋迨潭州留別杜員外 酬韋韶

見寄 附韋迨早發湘潭寄杜員外 樓上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

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觀省 北風 舟中夜雪

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對雪 歸雁二首 送趙

十七明府之縣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過洞庭湖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

計一伯十一首

卷三之六 五律

起代宗大曆二年秋訖五年 纂年譜大曆二年秋往來灑屯三年正月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公安冬之岳

州四年正月之潭之衡夏復回潭五年四月復入衡州欲如郴州不果秋回舟湖湘卒

自灑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一統志東灑水公孫述於東濱墾稻田號東屯

于東東屯少陵故居記峽中地少平曠東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崇岡氣象深秀稱高人逸士之居按東屯特公之農莊移居為收穫計也且

者不常止之詞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

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劉安招隱士桂樹叢生兮山之

幽

首章敘述先言東屯之勝五六帶時序而逗本事末結到移居其移居之故尚未露俟下章點出

東屯復灑西。一種住清溪。來往皆一作兼茅屋。淹留為稻畦。市喧宜近利。公詩云市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

陸機詩遊賞愧賸客。

次章上四乃移居之故也。灑屯相去不遠。邨景如畫。下四愛其地之僻也。在灑固樂其便。在屯亦喜其幽。抑揚其詞。以清實主。不曰過客而曰賸客。乃與衰翁相稱。

道北馮都使。晉書諸阮居道北。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

泉枕帶還相似。柴荆即有焉。斫畚應費日。爾雅田三歲曰畚。解纜不

知年。

三章喜隔川隣近。有高人居住。因誌其事。五六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倒轉看即得。彼之趣。吾亦有之也。結有終焉之志。狎勝流故也。申涵光曰。即有焉。不成句法。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臥病楚人山。幽獨

移佳境。清浚隔遠關。寒空見鴛鷺。迴首憶朝班。一作想

末章久客為農之慨。上四泛就夢言。五六遞下。移佳境。拍合移居。隔遠關。引入去國。結聯承此說下。黃生曰。鴛鷺不列於朝。忽從寒空見之。猛然不堪回首。

東屯北嶮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邨唯見鳥。落日不一作未逢人。步

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經東屯之北嶮而作也。因北嶮人居稀少。遂寄遠慨焉。中四所值荒涼之景。首尾推言荒涼之故。一二不平。惟盜賊誅求。惟誅求故俗貧。意相因也。惟因盜賊而我生轉徙。且因轉徙而見此俗貧。事相因也。盜賊泛指舊謂崔旰。非看結處回首黃塵。所傷者遠。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一無此二字二首草堂即驛次之舍也。舊謂次灑西之

草堂將次字活看詩中無此意

峽內歸田客。一作舍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語林王子猷夜乘輕船就戴既造門不前便返

讀上心屏

卷三之六 五律

二

寧我齋

似向習家池山一作地險風煙僻一作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積
一學楚人為

時近收稻而來也。此首祇敘來到之事。三四陪襯法。五六布景法。結聯點出所事。

短景難高臥衰年強去聲此身山家蒸栗煖王逸玉論野飯射

麋新左傳射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

為憐

此首發意難高臥不得安寢也。強猶俗云裝強。強此身打熬氣力也。二句質言之。只是窮健而老苦。三四言飽餐逐獸。正頂強此身來。五六第三字讀。二句乃跌起結意。言交之薄。吾既知之。故客之頻。吾甚畏之。惟牧童田父。斯其常在眼而可為隣者。吾年雖老亦借此輩以黽勉此身。相與圖維生計而已。四句四虛字緊相呼應。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猶殘獲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邨童落杵
光輝白除一作殊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廩慰飄蓬

前紀事。後慰意。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袂

侵寒氣袂袷同秋興賦嘗新破旅顏呂氏春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紅鮮終日有李

藥詩落日照紅鮮蓋謂稻也。玉粒未吾慳

一二就平疇處寫景。三四就場圃間寫景。五記時。六主句。七八繳足嘗新。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種幸

房州熟房近苗同伊闕春伊闕在河南故鄉無勞映渠盃魏文帝車渠盃賦序車渠玉屬也多

織理縉文。自有色如銀。

上四用賓主回文體。米既白而葵復新。兩俱美矣。然葵滑祇以佐飽。而米軟乃可扶衰。輕重自見。房州熟伊闕春。疑皆當時稻名。猶今所云松江糯。杭州秈也。蓋以客中之種。擬故鄉之種。亦聊以慰旅愁焉。結特為炊白餽色。顧注云。與莫笑田家老瓦盆。傾銀注玉驚人眼同意。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一作曉日散雞豚。一作狔

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邨。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獲後寫客懷也。一二不平。獲後野曠。故見雲川對門。哭初聞。平時慣聽惡聲也。歌稍出。此中略有生趣也。然則家鄉信斷。即於此任運全身可已。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有簡吳郎司法詩見四之二。公移東屯。借與灑西為寓者。

圃畦新雨潤。愧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掃一作隔徑開。欲

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醖醅。

仇注。初喜其過。既惜其去。又望其來。直敘情事。有自然之致。愚按三四詩中有畫先言交頭。已接見矣。後言掃徑。蓋指內圃之扉。既入外門。而復向圃扉也。黃生以為從後扉入太鑿。

九日五首

吳本缺一首。趙本以登高一首足之。其一及登高一首為七律。見四之二。其四為五排。見五之三。

舊日重陽日。傳盃不放盃。卽今蓬鬢改。但愧菊花開。北闕

心長戀。西江首獨迴。西江卽指夔茱萸一作萸房賜朝士。唐制九日賜宴及茱萸難得一

枝來。

五詩皆輟飲獨登之作。解見七律第一首。此獨登而憶朝賜故事也。舊日。在朝之日。卽指茱萸賜宴之時。

舊與蘇司業。源明兼隨鄭廣文。虔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

野樹欹還倚。秋砧醒卻聞。歡娛兩冥漠。一作冥西北有孤雲。

此獨登而憶京華舊友也。兩冥漠者。蘇鄭既亡而冥漠。已身羈孤而冥漠也。結用現成古詩。高老。如此二詩。何能開懷而飲。可以證七律第一首之解。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老客殊方。畏人混俗。自分此生不復能拔起峽中。故結聯云爾。我不能而商山老能之。故恠之也。到底有按捺不下氣槩。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增加減。門庭悶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趙注題字竹上。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病起而思出峽之作。

峽隘

枉臆心欲出峽。故覺其隘也。

聞說江陵府。即荆州。雲沙靜。一作淨。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

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一作若在眼。卻望峽中天。

亦厭峽思荆之作。而篇法用逆局。先掇江陵之勝。以志其所向。用聞說字領起。後言出峽無憑。以悲其尚留。用卻望字捺住。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曙色分。高峰寒一作初上日。疊嶺宿一作未收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為羣。

一二曉之候。三四曉之景。五六景中帶情。引動末聯。地坼帆隱。峽內仍淹矣。天清葉聞。山空無伴矣。如此則但當與麋鹿為羣。語似且留。而意實厭居於此。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鶩費羲之黑。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

峽中兩歷秋暮。去住搖搖。自寫心事。費墨聊事詩翰。餘衷略無分資。

日暮

牛羊下來久。或作夕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

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一作原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一二暮之候。三四一詩之骨。五六申自清夜。七八申非故園。自嫌頭白不歸。反噴燈燼相照。無聊而錯怪。情緒如見。五六大似鬼語。

耳聾

生年鵲冠子。

真隱傳鵲冠子衣敝履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

歎世鹿皮翁。

列仙傳鹿皮翁衣鹿皮居峯山上食

芝草飲神泉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

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借耳聾激為憤語。生年字含衰老意。歎世字含厭棄意。舉二隱者。意存乎絕俗也。以眼陪耳。偏作幸詞。曰。豈亦能暗乎。幸已得聾矣。五六正說耳聾之幸。為其可免愁淚也。末復有雖聾未暗之恨。朔風不聞。何快如之。而未免黃落之見。則尚留此一驚。是未能全付之漠然者。要亦是翻案法。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為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

當是正值秋盡日

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

宮。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葉

一作蕊

紅。年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

起法跳脫。客無了時。秋有了時也。一撇一提。提句卻是反勢。下俱在秋去冬來上用。意以一煖一寒分寫。貼夔土氣候說。瘴餘仍得煖也。霜薄有輕寒也。草敵翠瘴餘故也。花禁紅霜薄故也。惟霜薄故搖落。惟瘴餘故搖落而小。此皆與故園不相類者。是以感物候而動為客之悲。然則悲生於秋者雖可終。而悲生於客者仍不了矣。黃生曰。杜詩有題事。有心事。因不能悉以心事為題。故借題事以見心事。而巧生於規矩之中。則有單拋雙縮之法。如此詩首句。心事也。次句。題事也。中二聯止承次句。則首句是單拋。至尾聯則題事。心事雙縮。詩中多用此法。即此可例。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夜郎溪日煖。

夜郎在夔南

白帝峽風寒。

蒸裹如千室。

齊民要術蒸裹方七寸。准豉汁煮秫米。薑橘皮。芹。蒜。鹽。細切。蒸。糝。膏。油。塗。箬。十字。裹之。

焦糖幸一椀。

同盤。方言錫謂之糖。四民月令十月先冰凍。作京錫者暴飴。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為冬句。仇云記候也。愚按亦不難者。氣在暖寒之間。緊頂上句。急呼次聯。亦為客者強為寬解之詞。如于室盡室皆然。幸一梓見遺甚罕。公豈以乾餼之微。稍留心迹。正見洽比之誼。難望殊方。故結云自相歡。彼自熱。鬧也。而語氣渾然。此詩與前首之旨。大約相類。

孟冬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為。破甘柑霜落。爪嘗稻雪翻。是巫

峽寒都薄。黔溪瘴遠隨。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

時必有巴中小警。至此事平。玩起訖可見結語賦而比也。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夏青。水花寒落岫。山鳥暮過庭。暖

老思一作燕玉。須錢箋顧大韶曰。用玉田種玉事也。搜神記。雍伯葬父母無終山。有人與石一斗。命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伯求之。要以白璧

一雙。伯至玉田求得。徐妻之。北平無終。故燕地也。今為玉田縣。充饑憶楚萍。家語楚王度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胡笳

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二詩恐是晝陰夜晴時所作。觀次首可見。惱其阻旅客之行期也。首章祇述居夔落莫之苦。以為下章出峽之思作引。上四。凄其向晚。舉目寥寥之况也。五六。杜臆最得解。蓋以温飽艱難。轉設為不易得之想。以見一繡一餐。幾如燕玉楚萍。猝不得致。居此亦哀怨甚矣。况更觸以哀怨之聲。能無汲汲思去哉。

白狗斜臨北。水經注。秭歸白狗峽。兩面絕壁。隱出白石如狗。形狀具足。黃牛夏在東。統志。黃牛山在湖廣彝陵州。

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

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次章欲出峽而未遂。聊為衰老自安之語。意中欲北欲東。故想到二峽所向。玩照夜字。知夜雨歇而星月微露也。玩兼風字。知日光吐而陰霧又霏也。晴而在夜。晝復得陰。則欲北不能。欲東不可矣。已隱含行不逮意。姑安老景。買童以供使令。夫亦知吾行之不逮也。即如衰徵見於耳聾。亦不逮之一驗也。噫。口言不逮。心固欲飛耳。舊解行不逮。俱牽強。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

亦為淹久於夔而悶也。先着瘴蠻兩句。則白水清山。亦是限隔行人之寔矣。是以見猿鷗之輕捷。而傷已之滯且老也。下語偏瀟灑。

返照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荻岬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僮僕。既夕應傳呼。

此專詠也。與七律反照不同。半有無。領中四。但舊說四句俱以有無劈分。尚是混解。蓋已低不盡。則一無一有。是分寫。如水似圖。乃在有無之間。須合看。結更透後一層。既夕則光全斂矣。識僮僕。各識其牧豎之聲。非識其狀也。故曰應傳呼。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邨亂水中。澗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下雲汀近。雞棲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亦是客路衰遲。孤居岑寂之感。上半從向字着筆。三四本寫將夕。而景中有情。曰催曰易。來日促而暮途危也。五六夕字正面。七八則方夕而先憂長夜之難度也。鋪列琴書。乃預為度夜之計。玩一始字。澗情畢露。

晚

杖藜尋巷晚。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疑指柏都督耕稼學山邨。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首聯敘事。幽居之事也。下半述情。拙養之情也。三四蓋一詩關目。語復清貴。問府主時或有願書問狀事。學山邨則無與我事矣。鳥定閉門。付之不管也。卻又能以透後一層。收合晚字。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劍。正正之也。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

上四山間暝色。下四暝中人事。當劍動琴。誤觸也。結意更曲。蓋近燭者不見遠。身在門外。掩扉以蔽燈光。則清砧傳響。可循聲而得其影矣。太着意。恐入拙路。五六又似盲詩。亦一病。

夜

絕岬風威動。寒房燭影微。猿。猿。霜。外。宿。江。鳥。夜。波。飛。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甯戚飯牛歌。南山粲白石爛。短布單衣適至骨。長夜漫漫何時旦。煙塵繞閭闔。白首壯心違。

此當在寒房燭影下所成。猿。宿。鳥。飛。聞。聲。而。知。非。書。所。見。也。欲。親。雄。劍。卻。歎。短。衣。志。盛。而。身。蹇。是。以。徒。驚。塵。擾。長。恨。心。違。耳。

雲

龍一作自瞿塘會江依。白帝溪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獲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

通首一氣呵成。亦如龍之嗑氣成雲。韓子曰。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可。悟。此。詩。詠。雲。開。口。便。提。龍。字。言。龍。致。雲。之。物。也。此。間。白。帝。瞿。塘。乃。其。窟。宅。故。雲。常。起。峽。而。勢。每。通。林。只。今。獲。畢。之。處。雖。與。江。口。相。懸。而。一。帶。所。見。無。非。雲。氣。秀。發。豈。不。以。近。峽。故。乎。要。之。詩。作。於。灤。西。東。屯。之。間。因。見。近。地。山。雲。而。發。上。半。特。其。落。想。耳。非。遠。近。分。詠。之。格。舊。解。俱。非。高。齋。非。自。指。所。居。凡。參。列。山。陂。者。皆。是。陸。游。入。蜀。記。歷。舉。杜。詩。所。言。高。齋。皆。強。實。其。處。總。屬。附。會。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卻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黃生云。十月雷。紀異也。愚謂只是詠中宵之雷。蓋炎方十月而雷。殊非異事。故詩中全無指切。起句警絕。先虛摹而後實點。有聲有勢。中四皆中宵想像之詞。碾。山。頂。劃。爭。迴。蟠。壁。頂。不。成。蟄。兩。比。兩。賦。正。喻。都。化。結。又。與。篇。首。巫。峽。交。映。作。法。緊。作。意。奇。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即霜空萬嶺寒。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
鵲無聲過。饑鳥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

兩詩亦淹留厭苦之詞。上四可作曉景圖。鵲鳥二物翔者
翔。戀者戀。為尾聯興也。終不動若歸咎其身者。極見作意。

浦帆音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林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礎

潤休全溼。淮南子山雲
蒸而柱礎潤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恠。昨夜有奔雷。

首聯見發權者之早而羨之也。未開指四野望見之扉。三四曉望之景。下乃欲得
久晴。以效浦帆之發。休溼欲迴希冀之詞也。結又轉出夜雷可恠。終恐再為雨阻。

夜二首

白一作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

憶江東鱸。張翰
事兼懷雪下船。王子
猷事蠻歌犯星起。空覺在天邊。即指
夔

此是出峽之想。全首純以虛運。月休來照。吾方委身就眠矣。無奈山鹿樹蟬。時
觸我心頭耳畔。使我出峽之情。猛然提起。竟似置身峽外者。忽聞犯曉蠻歌。仍舊
身羈異俗。可慨也夫。

城郭悲笳暮。邨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暗樹
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黃云翻魏
武樂府

此是不歸之感。上四從初夜之景。引到深夜之情。下四從深夜之景。引到將曉
之情。墟冷賦繁。難以久處。歸思所由動也。斗斜猶望。思鄉不止也。鵲飛亦
無益。傷不得歸也。同一月耳。前首之月。似
嫌其明。此首之月。似嫌其暗。可悟文心巧變。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鶴注俳諧謂
如俳優詼諧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竝居。家家養烏鬼。烏鬼。蔡寬夫謂巴楚間所
賽之神。漫叟則以為猪。夢

溪則以為鷓鴣。邵伯温云。夔近烏蠻。乃烏蠻之厲鬼。設牲酒而噪之。謂之養。按邵說近是。然且存而不論。頓頓食黃魚。仇注公黃魚詩
云。脂膏兼飼犬

其多舊識能為態。新知已暗踈。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

兩詩志夔俗之可恠。總是厭居之詞。此首中四分承首聯。為態不以情實相與也。暗疎相與非真契合也。七八仇云。欲付之不問。聊以遣悶而已。

西歷青羗坂。朱注唐嘉州古青衣羗坂。按句指遊蜀。南留白帝城。原注頃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去遊蜀。留滯於巫山。

於菟侵客恨。左傳楚人謂乳殺謂虎於菟。炬救作人情。招魂炬救蜜餌有餽餽些。瓦卜傳神語。

風土記荆湖民俗。灼龜打瓦。俚巫治之。畚田費火耕。薛夢符曰。荆楚畚田。先縱火燒榛。經雨下種。是非何處定。高

枕笑浮生。

一二敘年來遊跡。見久無定居。而忽此淹滯。侵客恨。所謂控窻屋壁者。作人情。所謂焦糖一拌者。五六略合自身。神語暗用卜居。何去何從。意費耕。暗指東屯督促檢校事。是非何定。誰與正之。此繳合吁可恠意。笑浮生者。不解此生。何至混跡於此。着一笑字。亦遣悶意。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一作障。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

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黃云平日所最耽者。莫如詩酒。今亦索然無味。此作悟後語。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公有上卿翁修武侯像絕句。題末云。時崔卿權夔州。

茲則權攝事。竣還就江陵本職也。卿二翁。姓崔。公之舅氏。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一作鳴笳發。蕭條別浦清。寒

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畱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

翁還之景。送別之情。蟬聯而下。結亦露出峽本志。而以息兵為期。則所規遠矣。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使

陽城郡王衛公墓。一云夔府送田將軍赴江陵。衛公名伯玉。以廣德元年鎮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柁舊作地發寒塘。回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燕

辭楓樹日。雁度麥城霜。元和志。荊州當陽縣有麥城。定醉山翁酒。遙憐似葛

疆襄陽謠舉鞭問葛疆何如幽并兒按葛疆山簡愛將也

敘題明順七八入題後去預擬其到衛幕而相得也

玉腕騶

原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騶驂驪飄赤汗

驂驪與趨同吳都賦趨趨狴獬善注相隨驅逐貌

跼踏顧長楸

曹植詩走馬長楸間

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

舊書衛伯玉破史思明於疆子

坂遷神策軍節度又破史朝義於永寧進封河南郡公

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

前半贊馬未奇奇在後半將衛公成績攝入玉騶舊勞內畫出功成身逸氣象杜臆云有問問馬也伴遊代馬對也愚按如此着筆妙在若頌若規解人試於言外之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有寄柏學士林居七古題柏學士茅屋七律兩詩學士蓋遭亂而攜

子姪寓夔者柏大兄弟即其子姪也從黃生說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

寄林居云歎彼幽居載典籍

文雅涉

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

謝希逸琴論白雪師曠所作商調曲也

未與俗人操

首章仇云誌柏氏好學喜得知音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薄雲

題茅屋詩有晴雲滿戶秋水浮塔之句

靜應連虎穴喧已

去人羣筆架霑牕雨書籤映隙曛蕭蕭千里足

晉書苻朗堅從兄子也堅目之

曰吾家千里駒箇箇五花文

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

次章就山居摹寫而陰雨隙曛搭上書籤筆架仍與前章文雅應合千里足又與叔父郎君關會着箇箇字又使題中兄弟清出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

邵注女牆名睥睨

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

淡臘破思端綺。古詩遺我春歸待一金。漢書一金直萬錢去年梅柳意還欲攪邊心。

因登樓而歎久客也。仇云臘盡春回正可製春服而作行資。轉恐似去年留滯耳。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急急

能鳴雁。莊子故人令殺雁。豎子曰其能鳴其一不能鳴請殺之。明日鷗鳥舞而不下也。夷陵春色起。在峽外。漸擬放扁舟。

與上篇同旨。起聯閣與樓混看便合。掌蓋以來路之閣。陪所登之樓也。三四緩受一筆。此中宜若可留者。下乃逗出本懷。俛仰之間。見雁鷗而春興動。見雁鷗之急。急急輕輕。而放舟出峽之興亦動。神情躍躍。

有歎。原注傳蜀官軍自普還卻。唐書普州析資州置屬。劔南道按自普還卻大抵戍防軍士往還多故之謂。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鬪。江東客未還。窮猿號兩雪。老馬怯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

此因衰年羈旅而歎兵端之未靖。客路之多艱也。追想盛時穆然神遠。仇云猶下泉之念周京歟。江東謂吳楚也。吳楚為公舊遊。今又思往其地。故曰還。朱盧諸家將江東客三字連讀。生幾許穿鑿。

江漲

舊編上元二年成都詩似不類。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鶴注蜀山經年雪不消。雨水衝之而流也。大聲吹地

轉高浪。蹴天浮魚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

道在滄洲。

上寫江漲氣勢洶湧。五六賦而兼比。結見避地東遊之興。遠脉在上四。近旨卻由五六也。山賊煽動。時時有之首句及第三聯。必非突然而下。

人日二首

其二為七律見四之二。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狗三為豕四為羊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穀。入大曆三年。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

白水落。

山海經白水至蜀而東南注江。

風振紫山悲。

後漢地志紫巖山綿水之所出。按山水不必專指。

蓬鬢稀。

踈久無勞比素絲。

此就連日陰寒寫意。以衰老作結。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

送率題小詩留於屋壁

九域志巫山縣在夔州東七十二里。按唐十八係汾州人時貶施州道經巫山也。公

先有敬寄唐十八詩見一之六。此下峽之始。

臥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棄。擁別借光輝。

時則別讓屯而經巫山矣。此行將到江陵。而曰強作歸者。以就其弟觀居止。意欲相將北上也。黃生曰。稱唐為故人。其餘以諸公繫之。筆下自分涇渭。對故人語極悲涼。對諸公語如欣荷。悲涼者情切。欣荷者意泛。公詩言取別隨厚薄。其此之謂與。

遠遊

舊編潭衡間非。

江濶浮高棟。

一作凍。

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嶠。

音水。今四川行都司。

風雨暗。

荆蠻雁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敝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

詩似出峽舟行之作。久困羈縲。乍臨昭曠。神理如是。上四闊遠。迷離遠遊之景色也。下四進退失據。遠遊之心事也。通體高亮。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

唐會要大曆二年。嶺南節度徐浩奏十一月當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先是五嶺之外。朔

雁不到。浩以雁隨陽者。臣歸君之象也。

見花辭漲海。

謝承後漢書交阯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

避雪到羅浮。

山記羅山浮山二山合體。在增城博羅二縣境。

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

過五湖秋

朱注雁至衡陽則回此當指洞庭湖

錢箋云史稱浩貪而佞公蓋波譏之朱注云浩以為祥公以為異耳。三四言今春之歸也。雖長謝極南之漲海而去秋之來也。已曾至嶺表之羅浮。兩句作一縱一擒勢。五六全無依傍。直下斷語。老氣無敵。七八據常理反剔而醒筆端矯變。杜臆云禽鳥得氣之先後果有潭州臧玠桂州朱濟時之亂。此與郇子洛陽聞杜鵑無異。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煩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

唐志峽州治下牢戍

恐是宴罷入舟後所成。非席上作。三更舉席終而言。散步仰觀見斗柄所指。而識更次也。次句已登舟矣。杖藜追寫就宴時。揮翰正舟宿興來之趣。五六醉後回思語。結意惟在舟中有此。有悵然相捨意。

泊松滋江亭

松滋縣在江陵府西南輿地紀勝江亭在松滋縣治後杜子美孟浩然皆有詩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淡更白。松竹遠微青。

一作青一

柱全應近

杜臆一柱觀即在松滋縣東丘家湖

高唐莫再經

下峽五排云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時必有風浪之驚

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

似因出峽遇險。今得安流繫泊而作。下半有痛定思痛之神。邵寶曰公竟卒於湘潭。豈此詩為之讖與。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鶴注即杜位也。為衛伯玉行軍司馬。按六弟宅疑位有寓宅。不似指官署。江陵詩。

曙角凌雲亂。春城帶雨長。水花分暫弱。巢燕得泥忙。令弟雄軍佐。凡才污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上四乘雨入宅之景。五六美弟而慨已。結語以衰白而上堂皇。自顧殊闇然也。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禮三月三日為上巳舊書開元間改錄事參軍為司錄參軍

鬢毛垂領白花蕊。亞枝紅。敬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蕩

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有喜留攀桂。劉安招隱士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無勞問轉蓬。

髻白花紅相形失笑。衰年令節相值開懷。兩聯層遞而下。自饒生趣。當此水清風煥之辰。攀留色喜。便若好處安身矣。一語問及行踪。又不免憮然增慨。故反以無勞問杜其口也。旅人多感。身歷乃知。

宴胡侍御書堂原注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得歸字韻。李自夷陵來會。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闇闇書籍滿。輕輕花絮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長楊賦序藉翰林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諷。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

仇注闇闇貼日微。輕輕貼春暮。翰林指李鄭墨客公自謂。文星兼賓主。率筆。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顧注弟指杜位。愚謂恐指弟觀。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棟華晴雨好。綵服暮春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

少府為主。諸公及弟為賓。詳詩意。少府開宴。似為其親具慶而設。日日歡會。今日始知。頗致不得與宴之憾。蓋戲筆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汎舟得過字韻

百韻詩自注鄭在江陵則湖亭明屬江陵矣。黃鶴前後諸注皆云在峽州。何也。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意緒猶言意興。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通身敘事體。二李一層。過湖亭一層。泛舟一層。帶暮春寫湖景一層。美鄭監一層。自述陪遊一層。清楚而聯絡。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得浚字韻唐書長寧

縣屬鎮北大都督府。按宅在江陵。此稱其原官也。韋蘇州有答長寧令楊轍詩。豈其人歟。正字。秘書省之職。

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天地

西江遠。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閣。烏臺謂侍御。唐六典。秘書省。天授初改為麟臺。仇注。漢御史中丞掌

蘭臺秘書圖籍。故歷代以秘書與御史為隣。長夏白頭吟。

一二了長寧宅。以下入送崔常話頭。三四領脉。五六一我一彼。七八瞻彼而感我。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一作浦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綠空一鏡升。餘光隱夏漏。况乃露華凝。

朱云首章詠雨後星月。按其時在夏闌候矣。三四暗接雨後緊切江邊。亦顯上半夜昏黑。卻是秀筆。五六乃星月正面。七八光復漸微也。仇云已逗起下章。

江月辭風檻。一作纜。檻船檻也。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晴

川。歷歷竟誰種。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按緯書。玉衡星散為榆。悠悠何處圓。客愁殊未

已。他夕始相鮮。

朱云次章詠將曉星月。此更奇。雖詠星月。卻都是已沒後語。亦三四陪剔。五六正寫。七八則透到後夜。玩下句。益見此夕光透無幾。皆舟中作。

舟月對驛近寺

題甚枯。蓋言舟中月夜對驛樓。驛近佛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剝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

船窓對月。不寐得句。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臥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趙復注。南庭猶北地。謂之北庭。祇應學水仙。

列仙傳琴高入涿水中取龍子諸弟子皆潔齋待於水旁果乘赤鯉來復入水去吳均詩是有琴高者凌波去水仙此與前首即景短述耳而皓首漂泊之况蕭然在目

江漢

漢水入江在今漢陽府界江陵之東境也溯漢而上可達長安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一作古來存老馬韋非子老馬之智可用不必取長途

公至江陵本欲北歸此詩見志前四直下後四掉轉前見道遠而孤後見氣盛宜返結聯云云寓不應遠棄萬里意黃生曰有病此詩日月於見者不知落日乃借喻暮齒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喪亂秦公子謝靈運擬鄴中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悲涼一作楚大夫平生心已

折行路日荒蕪

仇云上客遊之迹下漂泊之情愚按非故物地與景與身俱非舊也心已折不作歸想矣路荒蕪轉徙難堪也

移居公安山館

公安在江陵東南百里內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迴一作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厨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似是未至館之前夜託宿山中時所作上四從途次說到投宿五六就投宿處寫景吹燈滅上着山鬼字此地之黯慘可知語夜闌上着厨人字此時之聞寂可知前館乃是題中山館今所宿之境如此則山館之凄苦亦可知問之必有云不安者故解之曰世亂敢求安此二句記凌晨將赴館事

重題

先有哭李尚書之芳五排一首見五之四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識盡宇宙此生浮江雨銘旌溼湖風井徑秋蕪城賦井徑滅兮丘壘殘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原注

李公薨於太子賓客。魏文帝與吳質書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五排之悲為李悲。此篇之悲并為身悲矣。相識盡此生。浮已亦近死。而更漂流也。江雨湖風為歸櫬設色。賓客應劉又就官職生情。太子而以客減為傷。則舊交益宜以友止增痛。恰與上截關生。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沒。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短日

行梅嶺。寒山一作江落桂林。

仇云李常侍蓋死於廣南歸葬長安。

長安若箇伴。

一作畔猶想

映貂金。

唐制侍中冠金蟬珥貂。

首章泛就常侍身歿歸櫬致其哀情。下四句一氣讀以他人之情形出已情。扶櫬者已自梅嶺桂林而來而長安舊伴猶想生還也。說採仇。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

唐銅梁縣屬渝州方公自蜀下夔時李必嘗官於渝者。

風塵逢我地。

江漢哭君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發揮王子表。

漢書有王子侯

表常侍亦係宗室。不媿史臣詞。

次章將舊交投贈之誼。縷縷敘出。在京則嘗同官。在渝則過其地而闕於敘別意。謂後當重見也。乃今逢我之地。竟成哭君之時。誰能堪此乎。追維宿好。贈札如新。逆料後名。史書不泯。歿者之目可瞑。而存者之悲。何能已已。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少府即公安尉。

南國調寒杵。

庾信搗衣詩南國女郎砧調聲不用琴柱臆杵有音節俗謂之花練槌。

西江漫日車。客愁連

蟋蟀。亭古帶蒹葭。不返青絲鞵。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

細細酌流霞。

上四只是官亭夕坐耳。而不能無飲。不可無伴之意。已自躍然。五六待少府也。語復清麗奪目。落句點破。且見戲意。調寒杵涼候也。漫日車暮色也。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

十三州志吳大帝封呂蒙為孱陵侯。寰宇記公安縣有孱陵城。

江流劉備城。

水經注流水東至孱陵入油水。

其城背油向澤。荆州記。吳大帝推劉備為左將軍。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聳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上言古。下言懷也。言古處接景。言懷處接情。章法相配。營已無存。故曰野曠。城在江邊。故曰江滾。寒天風浪不分頂。君臣謂劉戰伐謂呂。指出當年氣誼功名來。正是懷處。結云一含情。為此也。其間夾入維舟句。黃生謂以前浦二字縮住前半者也。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郢注。王必荆州人。閒居邑中者。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謝安傳。安石不起。其如蒼生何。吾徒自漂泊。世事各

艱難。逆旅招要近。他鄉思一作緒寬不才。甘朽質高臥。豈泥

蟠法言龍蟠於泥。

首章抒寫酒間相感歎之語。起勢雙籠。負氣絕高。見賢豪遇主。今不如古矣。五六略帶題面。七八由我及彼。逆勢雙兜。言外見我則已矣。君亦長此廢棄耶。神味悠然。

汎愛容霜鬢。留歡卜夜闌。一作自吟詩送老。相對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舊山。江湖墮清月。醅酌任扶還。

次章乃詳敘留宴敘事之中。言情寓焉。自吟莫相恤也。相對馨交歡也。今何地幾無措足傷之也。獨舊山。王有寧居羨之也。七八仍迴合宴事。而無家之狀。自在言下。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晉肅見韓文諱。唐書沔州漢

陽郡鄂州江夏郡。俱屬江南西道。按此自荆至江州之路。時有此興。終不果往。竟至湖南。

正解柴桑纜。通典。潯陽縣南楚城驛。即漢柴桑縣。黃注。柴桑在江州。前詩云。江州涕不禁。豈公有弟客。此欲訪之耶。仍看蜀道

行。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

將百錢卜。漂泊問君平。

柴桑纜。舉欲往之處言。三四由合而分也。銅柱在南。與柴桑各路。下一連字。見此行不東下。即南下矣。此申首句。乃自謂。接錦城申次句。謂晉肅。結就送入蜀邊。借

商已之所往。筆筆活。

久客依蔡編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

本為薄俗相輕而發。下復就世亂翻開一步。

冬濑依仇編

花葉惟從仇本舊作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

易下楊朱淚見岐路而泣。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舟中漂泊之詩也。花宜藻彩高揚。乃在石根之下。影落溪中者。以與寒水相依耳。身常水宿。因代為近水之花。慰解之。故曰惟天意。以憐花者自憐也。此三字正與下截關通。淚亦空垂。魂其何往。結復自商自答。蓋不穩則宜捨棹矣。捨棹又將誰宿乎。一歸之天意而已。所謂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泊岳陽城下

仇注岳陽即岳州在天岳山之陽故名

江國踰千里。山城近一作僅百層。岼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鷗鵬。

首句漂流之遠。次句仰眺之神。三四之景。正從五六之留滯艱危寫出。而忽以才氣變化結出。壯往興致。蓋因向南觸起。亦聊以自豪也。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泛

楚岼朔風疾。天寒鷓鴣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壚。史記師古注賣酒之處壘土為壚。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銀壚。

為苦風而索酒於鄭。以韻語代尺牘也。上寫風勢筆筆猛厲。確是船中語。然未着身。五六乃着身寫。因聲因而寄聲也。置驛切鄭。頗以覓酒為面醜。故題曰戲。

登岳陽樓

岳陽風土記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闊。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黃生云。寫景如此闊大。自敘如此落寞。詩境闊狹頓異。結語湊泊極難。轉出戎馬五字。胸襟氣象。一等相稱。愚按不闊則狹。處不苦能狹則闊。境愈空。然玩三四亦已暗逗遼遠漂流之象。○趙汭曰。公此詩同時惟孟浩然足以相敵。孟詩云。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處聖明。坐看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愚按孟詩結語似遜。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入四年春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謝朓傳出為宣城太守。鶴注使君必岳州守。故用陳蕃謝朓事。

雪岬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黃生云。一二目前景。所以興三四。五六意中景。所以起七八。愚按興三四者。反興也。境闊勢孤。而乃有彼加此接之情。是以寥落興親熱。起七八者。順起也。生趣發

露而默動。不更南征之想。是以天機起人事。○結聯十字成句。言敢違垂問而更去乎。作心口相商之詞。於使君妙在不脫不黏。情分身分俱見。其用漁父字兼兩意。一則自比於三閣之放逐。一則比裴為桃源之接引。身久無依。裴如有意。不至為自沉之屈子。即此是避世之武陵也。

發白馬潭一統志岳州巴陵縣有白馬磯。按舊編發潭州後誤。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叢花笑不來。人人

傷白首。處處接金盃。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

此詩注家不一。俱未愜心。愚謂當由客途情面不可倚恃。而發首聯敘事。次聯興也。謂宿鳥之成行者。猶背我而去。叢花之含笑者。不隨我而來。物情且然而況世情乎。三聯作宕筆。言所值之人亦多傷我白首也。所到之處亦時接我金杯也。然莫道新知為有關緊要。而輕於留戀。我始舍然南向。且未須停棹耳。冷眼孤情。閒中閱破。讀此知上篇漁父相商之語。誠不得穩靠人情。

南征

春岬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襟。老病

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亦與前篇一脈轉下。楊春曰。桃水用秦人桃源事。楓林用楚辭招魂事。避地接桃花句。適遠接楓樹句。愚按此四句。依遠作態。若可依而避世。終將舍而適遠也。五六緣不得於交遊。聊結想於君父。人窮反本。離騷之志也。七八正見不得於交遊處。蓋以兩聯為倒裝者。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唯一老。伐叛已三朝。代玄肅

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黑水勿黏看。總是夢中迢。隔之景。惟在夢境。故言黑。夢魂歸未得。不

用楚辭招

一與四應。二與三應。路之通塞。叛者疊起也。身之寂寥。生常匿迹也。老矣羈人。頻經喪亂。是以夢魂長結京國。五六正摹夢境。七八并夢亦不得歸。魂雖招而無益。撒開題面更淡。

宿青草湖

名勝志。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為一水。洄。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故名。○四年之潭州時詩。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槩依農事。郵籤報水程。朱注。郵籤。驛館也。

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更壽也。

一二點地。三四點宿。依農事者。依泊之處。適傍農莊。報水程者。報更之聲。時到水驛也。結聯顧宸云。湖雁豈為我南征。故意以北征示人耶。見南行非本願矣。

宿白沙驛

原注。初過湖五里。○朱注。湘中記云。白沙如霜雪。驛或以此名。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月。一作景的的。近南溟。

一二點宿之候。三四拆點地名。以沙舊白。形起草新青。春意已逗矣。五六即物之得春呈象。慨已之作客偏孤。結又悄然。○黃生云。前詩先見地。後點宿。此詩反之。是章法變化處。愚按前詩以雁故北征。傷已之向南。此詩又以月近南溟。傷已之遠北。亦變化法也。的的。字含的爍的確兩意。有若從迷而得醒者。蓋至是始悟無還理也。

湘夫人祠

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水經注。二妃廟。世謂之黃陵廟。舜之陟方。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

浦民為立祠水側焉

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佩。燕舞翠帷。晚泊登汀樹。微馨借一作香惜渚蘋。蒼梧恨不盡。染淚在叢筠。

上四黃生謂本屬荒涼。語轉濃麗也。下四一氣遞出。言此來登謁。別無長物。惟借渚蘋薦馨。蓋妃之恨猶我之恨。杜臆所云臣望君不減妻望夫是也。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楚辭山鬼章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君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上四清還題事。下四黃生謂如見靈均所賦。妙有微會。蓋山鬼湘娥皆屈賦寓言。今於夕望清絕之餘。恍然遇之。此日之含情。即當年之託興。故曰萬古一長嗟。不如此會結便索然。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元和志晉懷帝置湘州南以五嶺為界北以洞庭為界風壤帶三苗。書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斗然而來。飄然而去。格勢絕佳。其脉理則首句虛懸。次句總含下六。三四正是野望。五六乃引下舟行。

發潭州鶴注自潭之衡時作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名勝志湘水在潭州之西環城而下岿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何一作未非有。褚公書絕倫。唐書褚遂良工隸楷高宗時諫立武昭儀為后左遷潭州都督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三四發船之景。洪仲所謂託物見人者也。蓋人情冷淡。在言下也。五六賈傅褚公略讀。才何有謂而今安在。書絕倫謂只此流傳上二字。見昔皆名臣。下三字。見其

人已往。正與七八呼應。洪仲云：借人形已是也。蓋前後事內已亦包含也。舊但作贊詞解，遂將何字改作未字，既使聲韻不諧，復與末聯少會。

雙楓浦

方輿勝覽：青楓浦在潭州瀏陽縣。名勝志：縣有八景，楓浦漁樵其一。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浪足浮紗帽，隱者之冠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

全章都從楓摧託意。蓋自寓也。地名雖號青楓，其實雙楓已成枯樹，略似槎形。會得此意，便不訝此詩設想奇奧矣。次句一篇之根。三四言我則成老朽耳。不道大材亦然也。下四轉從枯株上發出妙想，言春湖浪足，正好浮家，截去楓皮可當槎泛，借之此地，直上高天，亦快事也。點化海槎字絕妙。閱舊解令人悶悶。

入喬口

原注：長沙北界。唐書：潭州有喬口鎮兵。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傷水國，落日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前只敘事寫景之文。結聯胡夏客曰：賈生沒後，又有近長沙而悽惻者，非歎賈也。

銅官渚守風

水經注：湘水右岬，銅官浦出焉。一統志：銅官渚在長沙府城北六十里。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閒。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

首聯清還守風三四其時所見五六從首聯申說出阻滯意來。以起下文結乃借物慨已，纔飛來，便已過去。我之阻滯，不如白鶴遠矣。下四都從守字作意。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

勉赴廣州

朱注：李勉自江西觀察使入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大曆三年

十月拜廣州刺史，充嶺南節度使。按公至衡州在四年春。李豈三年冬被命，至是始就任歟。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勉係宗室，黃注：勉蓋公中表尊屬。垂老見飄

零。

上寫李來聲勢光彩，使人耳改目化。下四乃以漂零之狀告之。日月至動也。自留滯者，值之覺年年坐困，乾坤至常也。自流離者，處之覺在在無根。似此苦況，乃以

丈人而見之耶。妙在不說破望援意。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公有湘江餞裴赴道州詩。見一之六。此則別後想其去程。故曰

行營鶴編十五年謂裴與討臧玠無據

南紀一作極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

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一作紋雨來銅柱北。道州近粵故言銅柱北應一作意洗伏

波軍。

每句層遞而下。上截總在兩前。下截逐層還題。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祗瘦。長夏想為情。滑憶

雕胡飯。一作喜。林洪山家清供。雕菰似蘆。其米黑。暴乾。蒸洗。既香而滑。香聞錦帶羹。本草。葷作菹。或謂之。溜

匙兼煖腹。誰欲致盃罌。

此訴臥閣衰薄之况。望崔盧一為存注也。溜匙煖腹。統承上聯。末句致索酒意。誰欲兼問兩人之詞。不言我欲。而問彼誰欲。以戲語探其情也。顧宸謂葷性不煖。以溜匙承上。以煖腹指酒拘攣文義。不可從。

潭州送韋員外迨牧韶州

韶州。唐屬嶺南道。今隸廣東。秋復在潭。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漢紀。與郡守為符。注。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雁。書疏

莫相忘。

韋先有留別詩。公以此送之也。上四。以同官之故。頌之如此。五六。穩括以答韋詩之意。末又囑之。附韋詩

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

韋迨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郡海西偏。地溼愁飛鵬。天炎畏跼鸞。去留俱失意。把臂共潸然。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淡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
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

韋復寄詩。公復酬之也。韋寄詩與公前詩後四針對。此詩又與韋
詩後四針對。仇氏所謂前後贈答。如墳窟相應者也。附韋詩

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

韋迨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
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仇注。地有四極。皇輿在東西
南之北。故云。按皇輿指京都。

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論一作
掄材愧杞枿。亂離難自救。終

是老湘潭。

起聯聲激而情壯。是虛領。次聯為實拈。正指實搔首抽簪之故。
而又已分引下截。蓋五六即申極北。七八即申湖南也。本舊說。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叅軍歸澧一作
澧誤州觀

省澧州今屬
岳州府。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漢書陳孟公嗜酒。每大飲
賓客滿座。輒關門取客車

轄投肯作置書郵。世說殷羨為豫章太守。將附書百許函。悉擲水中。高鳥

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一遇殷六。二扣歸觀。三蔡筵。四切殷。黃生云。公有送侍御四舅之澧朗詩。疑即致
書於此人。據此則用事亦不落空也。五六寫景耳。而從殷渡已。暗藏針線。蓋以高
鳥比歸者。以寒蟬喻已
之淹留也。故結聯直接。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朱鳳借指南方。蓋朱鳥為南方
之神也。趙注。威垂無氣象也。洞庭秋欲

讀杜少陵

卷三之六

五律

三七

寧我齋

雪鴻雁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

久客厭亂之詞。律體偏以古勝。結意透深一層。言昔人時清猶隱。今值此亂世。固應長逝。蓋亦善自遣矣。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有送盧十四弟護章尚書靈櫬歸詩見五之四。

朔風吹桂水。朔一作大雪夜紛紛。

暗渡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

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

黃注七用王子猷訪

戴事八取鄭風雞鳴風雨詩。而皆反之。

六詠雪。兩懷人。更句句切夜。三四只寫意。高絕。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一作開。葉帶雨不成花。金

錯囊垂。

一作磬。藝苑雌黃。金錯刀。王莽所鑄錢名。從磬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銀壺酒易賒。無人竭。

浮蟻有待至。昏鴉

上章夜間雪。此日間雪也。本在南方而曰北雪胡雲。知風從北來也。故恰好接隨風字。而對曰帶雨。知非成片之雪也。隨手寫來。風景如見。下四寫雪中孤另之况。凡作三轉。曰垂磬。則無酒資矣。而曰易賒。則仍可得酒者。乃以無人與竭比壺。又且待而不賒。意曲而詞達。

歸雁二首

入大曆五年。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

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元浪語。

蘇武傳。常惠教漢使者詭言。漢天子射雁上林。得武帛書。

愁絕

一作寂

故山薇。公故廬在首陽山。

首章見歸雁而傷兄弟之睽離。一二點題。作妒忌語。三四羨其形之不孤。五六想其情之欲伴。七八用事作意。無自通書諸弟。則故山薇發。欲如古兄弟之忍饑。故探亦不可得也。瞻客上。似對我而長辭。背人飛。竟向北而偕去。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卻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楚辭章句。襄王遷屈原於江南。蓋謂江湘之間。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次章見歸雁而歎一身之流落。通首一氣盤旋。言向之遠北地者。而今別楚雲矣。彼將來清渭之影。即此日洞庭之羣也。樂何如之。乃有以南北迢遙。而傷弓行斷者。其聲豈復忍聞哉。弟隔固以身遙。身遙長使弟隔。二詩情辭互發。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

史記趙惠王得和氏璧。秦請以十城易之。按此借趙國比趙姓。

茂宰得才新。

謝朓和伏武昌詩。茂

宰。漢魯恭為中牟令。童子化之。雉有雛。不忍捕。山雉迎舟楫。

江花報邑人。

用潘岳河陽事。論交翻

恨晚。臥病卻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前敘事而帶景。故色鮮。後寫意而切事。故情洽。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

宋注。哭章之晉云。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此復云云。則公十八九歲時。嘗至晉州。年譜

俱失。書。來簪御府筆。

魏略。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

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處。春

溪把臂前。南瞻按百越。

今兩廣古百越地。

黃帽待君偏。

黃帽。顧氏云。公自謂極是。或引漢書

權船人為黃頭郎。或謂南人以水為黃帽。皆好奇之癖。

郇瑕之別。固在往時。洞庭之遇。亦成往事矣。茲忽覩寇詩苦語。因憶到春溪把臂時。春溪即洞庭相遇之候也。南瞻以待。冀其重逢。下一偏字。有侵侵乎不得再遇之恐。

過洞庭湖

集外詩

蛟室圍青草。

洞庭記。楊子洲常苦蛟患。昔飲飛入水。斬蛟而去。

龍堆隱

一作擁白沙。

一統志。金沙洲在洞庭湖中。一

名龍堆。按青草湖。白沙驛見前。

護堤盤古木。迎櫂舞神雅。

岳陽風土記。巴陵雅甚多。謂之神雅。破浪南

風正收帆一作回檣畏日斜左傳注夏日可畏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一作雲山

千萬疊低處上星槎

先景後事。此詩得於洞庭石剌。不著姓名。論者疑信相半。然據微之誌旅殯岳陽之文。則五年夏秋間當有向北入湖之事。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

水濶蒼梧野一作晚。顧注公未至蒼梧。此言湖湘甚濶直接蒼梧。天高白帝秋顧注白帝司秋。途窮邨

免哭身老不禁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

誰憫敝貂裘

泊湖淒苦。設為歸秦之想。至是豈復能辦長途歸橐哉。詩則思悲而聲壯。以野則闊。以秋則高。寫得時地曠眇。轉令窮老孤踪。懸空無着。覺下四神魂都已攝盡也。入下只消逗破。更不費力。然精彩故自相配。此詩主卒未陽者。則編四年主卒岳陽者。則編五年。究竟公之卒。不知何地何月。若未陽阻水時。斷非遺蛻之日。說詳五古卷末兩篇。

卷三之六終

讀杜心解卷四

卷四之一 七律

題張氏隱居二首其二為五律見三之一

鄭駙馬宅宴洞中附唐

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城西陂泛舟

贈獻納使起居田

舍人澄附封西岳賦并表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

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

臘日 奉和賈

至舍人早朝大明宮附賈王岑三詩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口號

題省中壁

曲江陪鄭八

文南史飲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對雨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題鄭縣亭子

望

岳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九日藍田崔氏莊

崔氏東山草堂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

人二首 卜居 蜀相 有客 狂夫 江

邨 恨別 野老 南隣 至後 和裴迪

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暮登四安寺鐘

樓寄裴十迪 客至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進艇 所思 寄杜位 送韓十四江東省觀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

三十五使君同到 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卽

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野望

堂成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附嚴詩

嚴中

丞枉駕見過

野人送朱櫻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

兼攜酒饌得寒字

秋盡

野望

聞官軍收河

南河北

送路六侍御入朝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又送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章梓州橘亭饒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九日 滕王

亭子二首

其二為五律 見三之四

玉臺觀二首

其二為五律 見三之四

奉寄章十侍御

奉寄別馬巴州

將赴荆南寄

別李劔州

奉待嚴大夫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

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題桃樹

奉寄高常侍

登樓附東西兩川說

宿府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贈田九判官梁丘

詩在卷首城西陂泛舟之下失編補此

計七十三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讀杜心解卷四

無錫前礪浦起龍二田講解

錦雯掌綸

姪 錦雷有筠受讀

錦霽寶穀

卷四之一 七律

起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至代宗大曆元年春

纂年譜玄宗開元二十五年公

游齊趙天寶五載留長安九載後皆在長安時則進三賦待制集賢院又召試參選十四載授率府參軍十五載往鄜州七月肅宗改元至德二載謁上鳳翔拜左拾遺尋還鄜十月上還京公亦至京乾元元年任拾遺六月司功華州二年秋關輔饑棄官而西尋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卜居浣花溪築草堂二年間至新津青城代宗寶應元年到綿州西川兵亂困入梓州廣德元年往來梓閬二年復歸成都以嚴武再鎮蜀也武表為工部員外參幕府永泰元年辭幕去蜀

題張氏隱居二首

其二為五律見三之一。或云張即叔明隱徂徠山與李白輩號竹溪六逸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

門斜日到林丘。

鶴云石門屬齊州。顧注石門與澗道對不必實指其地。

不貪夜識金銀氣。

天官書敗軍場。

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

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

上對君

疑是泛虛舟。

舊引莊子虛舟來觸舟非本意。

向來以上四着公說。下四着張君說。愚意須翻轉看乃得。蓋詩成於既宿之後。係題壁詩。非訪隱詩也。訪隱則須由我及人。題壁定是因人感已。若認作初到。則夜識朝看字如何下。一寫其人。二寫其居。獨相求與我周旋。久同一筆意。遠屋之澗道。歷冰雪而猶寒。透隙之斜陽。到林丘而遠射。人踪闐然。晚晴相對之景如畫。此正形容其居之幽也。五六本贊張也。妙就託宿之餘。見山中浮湧之氣。時現寶光。狂獠之遊。時還決驟。印到張君身上。顯其心地大段乾淨。大段脫洒。以不貪遠害四字。比類品題。非謂張君識之。張君看之也。句在殼中。言超象外。七八拍合自身。緊躡不貪遠害來。公固志存用世者。今見張君恬退如此。不覺心為之移。欲出焉而有愧斯人。欲處焉而有乖宿願。是以飄搖無着。如泛虛舟。不知繫泊誰邊耳。舊以處字作本音。虛舟貼張君。直使語氣不連。玩一對字。有珠玉在前之意。

不合作看字解。

鄭駙馬宅宴洞中

鶴云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下嫁鄭潛曜。顧注潛曜。鄭虔之姪。公與虔最善。故撰皇甫碑云。錢

箋長安志。蓮花洞在神禾原。所謂主家陰洞者也。朱注此歸長安後所作。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

趙曰詩家多以琅玕比竹。顧注此謂簟之色也。

春酒

盃濃琥珀薄。冰漿碗碧瑪瑙寒。悵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

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

列仙傳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蕭史。日於樓上吹簫作鳳鳴。漢書鄭樸字子真。隱居於

雲陽縣谷口。時聞雜佩聲珊珊。

此夏宴也。寫來都有陰涼之色。令人忘暑。此正主家陰洞氣象不同處。一二總點三四寫宴五六寫洞中七八復繳醒主家。琥珀是酒是孟。瑪瑙是漿是碗。一色兩耀。精麗絕倫。後四作一迷一悟看。洞內林亭。定多山野風味。故用悵疑已入字。設為迷陣。一似杳不知其所之矣。迨佩響遙傳。忽然醒覺。知身在主家。故用自是字。顯一悟機。此聯又是倒裝法。以佩聲作點醒語也。起四字不雅。杜闡云壓字諧詞。附淑妃碑。

唐故德儀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

后妃之制古矣而軒轅氏帝嚳氏次妃之跡最有可稱傳乎舊史然則其義隱其
 文略周禮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詩人關雎風化之始樂得淑女蓋所以教本
 古訓發皇婦道居具燕寢之儀動有環珮之節進賢才以輔佐君子不淫色以取
 婦閨房雖形管之地功過必紀而金屋之寵流宕一揆稽女史之華實嗣嬪則之
 清高亦時有其人偉夫精選淑妃諱口字口姓皇甫氏其先安定人也惟禹封商
 於赫有光伊玄祖樹德於今不忘必宋之子莫之與比伊清風繼代惠此餘美夫
 其系緒蕃衍絳冕所興列為公侯古有皇父充石則其宗可知已夫其體元消息
 經術之美刊正帝圖中有玄晏先生則其家可知已嗟乎我有奕葉承權輿矣我
 有徽猷展肅雍矣積羣玉之氣自對白虹之天生五色之毛不離丹鳳之穴曾祖
 烜皇朝宋州刺史祖粹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父日休皇朝左監門衛副率
 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粵在襁褓體如冰雪氣象受於天和詩禮傳於胎教故
 列我開元神武之嬪御者豈易其容止法度哉今上昔在春宮之日詔告良家女
 擇視可否充備淑哲太妃以內秉純一外資沉靜明珠在蚌水月鮮白美玉處石
 雲崖津潤結縞而金印相輝同輦而翠旗交影由是恩加婉順品列德儀雖掖庭
 三千爵秩十四掩六宮以取俊超羣女以見賢豈渥澤之不流曾是不敢以露才
 揚已卑以自牧而已夫如是言足以厚人倫化風俗彌縫坤載之失夾輔元亨之
 求嗚呼彼蒼也常與善何有初也不久好奈何况妃亦既遘疾怙如慮往上以服
 事最舊佳人難得送藥必經於御手見寢始迴乎天步月氏使者空說返魂之香
 漢帝夫人終痛歸來之像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薨於東京某



宮院春秋四十有二嗚呼哀哉望景向夕澄華微陰風驚碧樹霧重青岑天子悼
 履綦之蕪絕惜脂粉之凝冷下麟鳳之銀牀到梧桐之金井嗚呼哀哉厥初權殞
 於崇政里之公宅後詔以其月二十七日巳酉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禮
 也制曰故德儀皇甫氏贊道中壺肅事後庭孰云疾疾奄見凋落永言懿範用愴
 於懷宜登四妃之列式旌六行之美可冊贈淑妃喪事所需並宜官供河南尹李
 適之充使監護非夫清門華胄積行累功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介於嬪御之不
 僭不濫是何存榮沒哀視有遇之多也有子曰鄂王諱瑤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
 州大都督事有故在疚而卒豈無樂國今也則亡匪降自天云何吁矣有女曰臨
 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榮陽鄭潛曜官曰光祿卿爵曰駙馬都尉昔王儉以
 公主恩尚帝女為榮何晏兼關內侯是亦晉朝歸美公主禮承於訓孝自於心霜
 露之感形於顏色享祀之數闕於灑掃嘗戚然謂左右曰自我之西歲陽載紀彼
 都之外道里遐絕聖慈有蓬萊之液異縣有松楸之阻思欲輕舉安得黃鵠未議
 巡豫徒瞻白雲望闕塞之風煙尋常涕泗懷伊川之陵谷恐懼遷移於是下教邑
 司爰度碑版甫忝鄭莊之賓客遊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而
 楚老何知斯文見託公子汎愛壯心未已不論官閣游夏入文學之科兼敘哀傷
 顏謝有后妃之誄銘曰積氣之清積陰之靈漢曲迴月高堂麗星驚濤洶洶過雨
 冥冥洗滌蒼翠誕生娉婷其一婉彼柔惠迴然開爽綢繆之故昔在明兩恩渥未
 渝康哉大往展如之媛孰與爭長其二珩珮是加翬綸克備先德後色累功居位
 壹儀孔修宮教咸遂王于獎飾禮亦尊異其三小苑春深離宮夜逼池畔臨風花
 間度月同輦未歸焚香不息嗚呼變化惠好終極其四馮相視視太史書氣藏舟

晦色逝水寒文翠幄成彩金爐罷燼燕趙一馬滿湘片雲其五恍惚餘跡蒼茫具美王子國除匪他之恥公主愁思永懷於彼日居月諸丘隴荆杞其六巖巖禹鑿瀾瀾伊川列樹拱矣豐碑闕然爰謀述作歛就雕鐫金石照地蛟龍下天其七少室東立繚垣西走佛寺在前官橋在後維山有麓與碑不朽維水有源與詞永久其八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樁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漿。百壺那送酒如泉。

統觀公詩或陪貴遊或觀聲妓未有不明列主賓兼寓襟抱者即其獨賞之篇亦有貼身之句此獨全然無所敘述其必隱然有所感歎矣意蓋在於諸楊也開口瞥然云青蛾皓齒在樓船其人便是御樓船之主人非即謂歌扇舞衣一輩人也中四鋪寫水嬉之盛滿眼嬌憨蕩佚都為個人烘染結云不有云那送乃指點之詞言只此供宴之需費幾許舟船如織猶所云御厨絡繹送八珍也與麗人行參看自得諸楊於曲江華清嬉遊無度則西陂可以例推試思身自泛舟必無此沒

頭之體顧注謂泛詠士女遊觀則起筆亦不須如此鄭重

贈田九判官梁丘

朱氏引唐書哥舒翰討祿山以梁丘充行軍司馬此祿山反後事與詩不合時翰方鎮隴右梁丘已

列翰幕或以使事來朝公贈之也

崆峒使節上青霄

唐書隴右道有崆峒山按使節指哥舒

河隴降王欵聖朝

唐書翰傳天寶十二

載秋翰擊吐蕃悉收九曲部落王思禮傳十三載吐谷渾欵塞詔翰應接之

宛馬總肥春

一作秦首蓂漢書大宛馬嗜

持千金請宛馬采首蓂歸種之離宮

將軍只數漢

一作霍嫫姚漢書霍去病為嫫姚校尉

陳畱阮瑀誰

爭長

魏志陳畱阮瑀字元瑜太祖辟為軍謀祭酒管記室仇注阮瑀指高適按適是時充翰府掌書記

京兆田郎早見招

三輔決錄田鳳為郎容儀端正靈帝目送之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麾下賴君才並美

一作獨能無意向

漁樵

贈田九也先頌哥舒何翰其主帥也翰開軍閫收蓄英豪之地也故宛馬句微領此意已打通下節矣仇氏以阮瑀指高適最為讀書具眼他日送蔡希魯還隴右

因寄高詩云。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亦以是稱之矣。以其居記室之職。故舉以為比也。誰爭長而早見招者。見高適才高。宜為當路所忌。而田郎早招致之。田必嘗薦高於翰。故云。蓋欲以高為已例也。結聯露意。公嘗贈哥舒詩云。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與此同旨。此必參選未得官時詩也。○用事典切。煉句高渾。律詩正法眼。藏。

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

唐書置廳以受四方之書。以諫議一人充使。天寶中改為獻納使。又仗下議政

事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演義田必起居而兼獻納

獻納司存雨露邊。一作偏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

宮女開函捧

一作御筵

唐書內官有掌書三人掌宣傳啓奏

曉漏追趨青瑣闥

宮闕簿青瑣門

在南晴窓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賦

揚雄傳上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思唐虞之

風雄還上河東賦以勸唯待吹噓送上天

公獻三賦後無所遇合更欲上封西岳賦故贈此詩妙將獻納起居兩職羅文說下益顯其清要有九獻納外班也而得近雨露何哉以其為起居清切之班之所

兼任耳。既兼獻納矣。則記錄之舍人。且得退收封事。傳進御筵矣。其兼縮要職如此。是以入趨瑣闥。伏前之筆。斯簪出檢雲篇。廳內之章待奏。則夫懷才欲獻之士。得不喁喁翹首哉。落到進賦。一筆便足。白雲篇渾融得好。若黏用上書字面便呆。○附封西岳賦并表

進封西岳賦表

臣甫言。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經術淺陋。進無補於明時。退嘗困於衣食。蓋長安一匹夫耳。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罪於集賢。委學官試文章。再降恩澤。仍猥以臣名實相副。送隸有司。參列選序。然臣之本分。甘棄置永休。望不及此。豈意頭白之後。竟以短篇隻字。遂曾聞徹宸極。一動人主。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在臣光榮。雖死萬足。至於仕進。非敢望也。日夜憂迫。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慈。明臣子之效。况臣常有肺氣之疾。恐忽復先草露塗糞土。所懷冥冥。孤負皇恩。敢據竭憤。願略不則。作封西岳賦一首。以勸所親。明主覽而留意焉。先是御製岳碑文之卒章曰。待余安人治國。然後徐思其事。此蓋陛下之至謙也。今茲人安是已。今茲國富是已。况符瑞翕集。福應交至。何翠華之默默乎。維岳固陛下本命。以永嗣業。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寢已。伏惟天子需然留意焉。春將披圖視典。冬乃展采錯事。日尚浩闊。人匪勞止。庶可試哉。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謹詣延恩。獻納奉表進賦。以聞。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封西岳賦 并序

上既封泰山之後。三十年間。車轍馬跡。至於太原。還於長安。時或謁太廟。祭南郊。每歲孟冬。巡幸溫泉而已。聖主以為王者之體。告厥成功。止於岱宗。可矣。故不肯

到崆峒訪具茨驅八駿於崑崙親射蛟於江水始為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况行在供給蕭然煩費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官誅求坐殺於長吏甚非主上執玄祖醇醴之道端拱御蒼生之意大哉聖哲垂萬代則蓋上古之君皆用此也然臣甫愚竊以古者疆場有常處贊見有常儀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雖東岱五岳之長足以勒崇垂鴻與山石無極伊太華最為難上至於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十二君罕能兼之矣其餘或蹶踣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追數今聖主功格軒轅氏業纂七十二君風雨所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華近甸也其可恧乎比歲鴻生巨儒之徒誦古史引時義云國家土德與黃帝合主上本命與金天合而守闕者亦百數天子寢不報蓋謙如也頃或詔厥郡國掃除曾巔雖翠蓋可薄乎蒼宮而銀字未藏於金氣臣甫誠薄劣不勝區區吟咏之極故作封西岳賦以勸賦之義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實觀聖意因有感動焉其詞曰

惟時孟冬百工乃休上將陟西岳覽八荒御白帝之都見金天之王既刊石乎岱宗又合符乎軒皇茲事體大越不可載已先是禮官草具其儀各有典司俯叶吉日欽若神祇而千乘萬騎已蟻略怡儼屈矯陸離惟君所之然後拭翠鳳之駕開日月之旗撞鴻鐘發雷輜辨格澤之修竿決河漢之淋漓獷天狼之威孤墜魍魎之霏霏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寓侍衣山靈秉鉞而踉蹌海若護蹕而參差風馭冉以縱轡雲螭縵而遲跼地軸軋軋殷以下折原隰草木儼而東飛岐梁閃倏涇渭反覆而天府載萬侯之玉上方具左蠹黃屋已焜煌於山足矣乘輿尚鳴鸞和儲精澹慮華蓋之大角低回北斗之七星皆去屆蒼山而信宿屯絕壁

之清曙既臻夫陰宮犀象碑兀戈鋌窳窳飄蕭蕭洵洵如也於是太一抱式玄冥司直天子乃宿被齋就登陟駢素虬趨崩芳天語秘而不可知代欲聞而不可得柴燎上達神光充塞泥金乎菡萏之南刻石乎青冥之北上意由是茫然延降天老與之相識問太微之所居嵇上帝之遺則颯弭節以徘徊撫八絃而賦黑忽風翻而景倒澹殊狀而異色同若褰祛開帷下辨宸極者久之雲氣翳以迴複山嘒業而未息祀事孔明有嚴有翼神保是格時萬時億爾乃駐飛龍之秋秋詔王屬以中休觀羣后於高掌之下張大樂於洪河之洲芬樹羽林莽不可收千人舞萬人謳麒麟跋踈而在郊鳳凰蔚跂而來遊雷公伐鼓而揮汗地祇被震而悲愁樂師拊石而具發激越乎遐瓊羣山為之相峽萬穴為之倒流又不可得載已久而景移樂闋上悠然垂思曰嗟乎余昔歲封泰山禪梁父以為王者成功已纂終古嘗鑒前史至於周穆漢武豫遊寥闊亦所不取惟此西岳作鎮三輔非無意乎頃者猶恐百姓不足人所疾苦未暇瘞斯玉帛考乃鐘鼓是以視岳於諸侯錫神以茅土豈惟壯設險於甸服報西成之農扈亦所以感一念之精靈答應時之風雨者矣今茲冢宰庶尹醇儒碩生僉曰黃帝顓頊乘龍游乎四海發軔匝乎六合竹帛有云得非古之聖君而太華最為難上故封禪之事鬱沒罕聞以予在位發祥隤祉者焉可勝紀而不得已遂建翠華之旗用塞雲臺之議矧乎殊方奔走萬國皆至玄元從助清廟獻歆也臣甫舞手蹈足曰大哉鑠乎真天子之表奉天為子者已不然何數千萬載獨繼軒轅氏之美彼七十二君又疇能臻此蓋知明主聖罔不克正功罔不克成放百靈歸華清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

面別情見於詩

通鑑肅宗至德二載詔陷賊官六等定罪次三等者流貶按台州今為府。鄭被謫日疑公方自鄜來尚未到

京

鄭公樗散鬢成

一作如

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

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

一作伶俜

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

一作下

盡交期。

詩從肺腑流出。四聯兩飄灑。兩沉痛。相間成章。一二題前。三四還題中。臨老貶台。妙着中興時三字。人沐更新雨露。鄭偏自外栽培也。五六還題中。闕為面別。七八更透題後。若應酬家數。但祝其旦夕。還朝耳。胥鈔云。純是淚點。都無墨痕。

臘日

趙大綱測旨唐以大寒後辰日為臘

臘日常年

一作年年

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

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

一作長

夜醉歸家初散

一作放

紫宸

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西陽雜俎臘日賜口脂。臘脂盛以碧鏤牙筒。

二載冬還朝。仍任拾遺。適遇臘暖。又霑恩賜。而作杜七律多有開宋調者。此亦是。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唐書賈曾拜中書舍人。子至字幼隣。從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

傳位。至撰冊進。藁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所為。今又爾為之。可謂濟美矣。雍錄。唐有三大內。太極宮在西。故名西內。大明宮在東。故名東內。別有興慶宮。號南內。三內更迭受朝。而大明最數。入乾元元年。

五夜漏聲催曉箭

漢舊儀晝漏盡夜漏起。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殷夔刺漏法。鑄金為司晨具。衣冠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刺。

九

重春色醉仙桃

仇注唐時殿庭多植桃柳。宋注春色之穠桃。花如醉。以在禁內。故曰仙桃。非用王母事。

旌旗日暖龍

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

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詞。帝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一言早。二言入朝處。三四宮前景。而朝字正面。已藏在兩句下三字內。故第五徑接朝罷。此下俱貼和賈說。黃生曰。唐賢和詩。必見出和意。王岑二結。並歸美於賈。少陵後半特全注之。此格律深老處。且王結美掌綸。岑結美倡詠。惟杜兼及之。又顯其世職。寫意周到。楊仲弘曰。賈至諸公早朝篇。雄深嚴整。宮商迭奏。音韻鏗鏘。熟之可洗寒儉。愚按前人優劣諸詩之說。各持所見。不敢妄採。第並列三詩於左。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遶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前

王維

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和前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唐會要宣政正衙殿也。六典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朱注東閣門門下省

在焉。西閣門中書省在焉。公為左拾遺屬門下。故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一作承委珮。鑪煙細細駐游絲。雲近蓬萊常五色。

大明宮。按詩特以仙居比帝居耳。雪殘鳩鵲亦多時。上林賦過鳩鵲望露寒注侍臣緩

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一入門。二見殿。三在陛前。四瞻殿上。五六即景設色。七八退朝晚出。金和玉節之篇。

紫宸殿退朝口號

六典內朝正殿也。雍錄含元之北為宣政。宣政之北為紫宸。楊奩曰。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

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閣。按閣五代史作閣。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西陽

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晉康獻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百僚拜。周隋相沿。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

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別作閣。朱注謂外庭報漏。黃生謂禁中報漏。未知孰是。天顏有喜近

臣知仇云諫官隨宰相入得近御前宮中每出歸東省即左掖會送夔龍集鳳池上官儀表

接武夔龍。遙羽鶴鷺。晉中興書。荀勗從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何賀耶。

確是詠內朝也。一二初御殿時。顧注。袖垂為偃僂。雙瞻為分行。愚按。瞻座為側向。引儀為傳呼。顧以二句單指導。駕。愚謂總領設朝也。三言殿上受朝。四言殿下朝班。五見深邃。切便殿。六見近君。切拾遺。七始退。八退後餘波。氣象似遜和賈。而委蛇丰度過之。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音梧十尋蔡曰。竹埤。言編竹為儲。若城埤然。愚按。如今竹籬。竹屏之類。餘說俱謬。洞門對雪正異

常陰陰正異。吳都賦。玉堂對雷。石室相距。說文。雷。屋水流也。按。此改雪作雷。亦通。但對雪字須活看。洞門所對。即埤間植梧之處。其處或有牆。隔石罅之雪。

積而未銷。觀晚出左掖詩。樓雪融城。溼亦一時之作。知此時春雪方晴也。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

滾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迴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

許身愧比雙南金張載擬四愁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省中春雪新晴時作。常陰陰從梧十尋見出。靜字深字都從常陰陰見出。生意樂意恬適意。毫端流露。而省院之清邃悠然可想也。下四寫懷。又是純臣心事。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鷓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朱云。時已有去官之志。按首二。即所謂春事物華也。三四。申言以貼陪飲。而感已動矣。故五六。又申其感。捨遺近君。非祿仕之官。故難浪跡。洛陽舊宅。當殘破之後。故曰無家。觀日後漸向西去。可知故鄉不可居矣。七八。以鄭形已。時雖在位。必有不得行其志者。姑以年老託言。實未甚老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一作驚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

續土心屏 卷四之一 七律 九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事一作用浮榮一作名絆此身

二詩之旨亦與陪鄭八略同此章言物理推遷且須遣之於酒五六整鍊極振得起要即是經眼愁人之意推物理花飛巢臥俱該須行樂把酒入唇莫緩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恐向字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

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一作舞點水蜻蜓款款

一作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次章言典衣盡醉正因光景易流耳與前章作往復羅文勢結依演義作寄語風光解言爾只管共物情流轉豈知人生相賞乃暫時事爾莫便相違也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一作宮殿轉霏微述異記闔閭構水精宮說詩借言宮殿近水桃

花細逐楊一作梨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判人共棄懶

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一作悲未拂衣南史王僧

虔傳如見惡當拂衣去耳

亦與前詩同旨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一作脂溼

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浹一作經駐輦唐兵志高宗置左右羽林軍玄宗改為龍武軍肅宗

至德二載置神武軍雍錄唐諱虎故曰龍武芙蓉別殿漫焚香唐地理志興慶宮謂之南內築夾城入芙蓉園仇注園與曲江相接

按上皇時居南內何時詔此金錢會顧注舊書開元間宴王公百寮令左右於門下撒金錢許中書五品及諸司五品以上爭拾

之暫醉佳人錦瑟傍劇談錄開元中上巳賜宴臣僚會於曲江山亭恩賜教坊聲樂

是詩不與諸篇一例神遠思濶憶上皇也對雨則景益寂寥故回首繁華不堪俯仰只一靜字籠通首首句便含靜意宋翰曰上半寫雨景之荒涼新經喪亂也下半傷南內之寂寞向曾受知也花著雨見苑中車馬聞然荇牽風見江上綵舟絕迹上皇平章氏改龍武軍今日浚駐輦不自臨閱矣又常從夾城達芙蓉園今日

湯焚香無復遊幸矣於掉尾拈一詔字露出本意含無限低徊愚按詔字宜貼肅宗說深望其續舉此會以慰親心蓋耽遊則不可娛親則可也若着上皇邊恐跡涉嫌疑黃生曰不露痕跡不犯忌諱本詩人之忠厚法宣聖之微辭○此處曲江詩所言皆花鳥蜻蝶一及宮苑則云巢翡翠轉霏微雲覆晚靜而已視前此所詠雲幕御廚覺盛衰在目彼此一時。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有送許八歸江寧觀省詩題云甫昔嘗客遊此縣見五之一。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

去新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一作尋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

或改作問不成語

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親切如手札五六申寫三四意末則傳聞旻公之語而告以衰懶之况耳○通首皆通問旻公之詞何得結處忽致語許八杜臆認煞因許八三字遂改問為問鑿也。

題鄭縣亭子

時出為華州功曹老學庵筆記華之鄭縣有西溪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愛亭曰西溪亭即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華州記山

頂有池生千葉蓮因名蓮花峰通鑑注自澗池西入關有兩路南路由回谿阪曹公惡路險開北路遂為大路天清一作晴官一作柳暗長

春唐同州朝邑縣有長春宮寰宇記周宇文護所築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遙遠趁人

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本以憑高發興而眼底迢遙瞥見雀欺遙趁不覺觸幽獨而傷神矣公之黜信有讒言歟。

望岳

西岳危稜一作峻竦處尊唐書華州華陰縣有華山諸峯羅立如一作似兒孫安得

仙人九節杖真誥楊羲夢蓬萊仙翁拄赤九節杖而視白龍拄到玉女洗頭盆集仙錄明星玉女居華山祠前

有石曰曰玉女洗頭盆水色碧綠澄澈不溢不耗車箱入谷無歸路寰宇記車箱谷一名車水渦在華陰縣西南祈雨者以石投之

有一鳥飛箭栝苦通天有一門宋注一引韓非子秦昭王梯上華山以松柏心博箭與天神博一引水經注歷列柏

南行至天井井纔容人行頓曲而上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牕矣是則以箭栝為列
柏之訛愚按地名失考者頗多存疑可也黃生謂是形容語不必泥於地名者非是
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洞天記華山名太極總仙之天即少昊為白帝治西岳

從貶斥失意寫望岳之神兼有兩意一以華頂比帝居見遠不可到一以華頂作仙府將邈焉相從蓋寄慨而兼託隱之詞也筆力朴老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原注時任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來一作中自足蝎

况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

望青松架短一作絕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借苦熱洩傲吏之憤即嵇叔夜七不堪意老杜每有此粗糙語

九日藍田崔氏莊唐書藍田縣屬京兆府在長安東南七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

倩菊人為正冠王隱晉書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遊龍山風至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藍水遠從千澗

落三秦記藍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出玉石合溪谷之水為藍水玉山高竝兩峯寒宋注玉山即藍田山按兩峯不必指實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老去興來一篇綱領三四以翻為切仍緊抱老去興來五六藍田莊之壯觀也七八透後寫仍應首聯字字亮筆筆高三四宋人極口然猶是隨波逐浪句五六

乃所謂截斷眾流句

崔氏東山草堂邵注東山即藍田山又名玉山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

日更見漁樵人盤剝白鷗谷口栗長安志白鷗谷在藍田縣東南中有翠微寺其地宜栗飯煮

青泥坊底芹長安志青泥城在藍田縣南又青泥驛在縣郭下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

閉鎖松筠王維傳乾元中拜給事中又云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杜臆輞川必與崔莊東西相近草堂稱東山輞川固可稱西莊矣

借崔堂以呼給事。是公招隱詩也。朱瀚云。次聯即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也。三聯即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也。按崔堂之野趣。即是西莊之野趣。手寫此而神注彼。有此樂土。云胡不歸。故結語恠之。雖然。非真恠之也。在謫官匏繫之人。言固應爾。故曰。言者。心之聲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通典唐謂門下中書

為北省。

去歲茲晨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鷓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

卻一作錯

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歲時記魏晉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

二詩同意。在貶所作。朱瀚謂此一首為屬作。愚按氣體罷軟不類。而語又與後首複。此老一題幾首。從無複出者。朱說宜允。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晉禮儀天

朝會即填官皆以金鍍九尺麒麟香爐。

孔雀徐開扇影還。

六典大朝會則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舊翟羽扇開元初改為繡孔。

雀玉几由來天北極。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錦其上。謂之錦几。朱衣只在殿中間。唐

要冬至大禮朝參并六品清官服朱衣以下通服袴褶。

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一作白滿山。

此首清響堅光。鑿與前首迥別。上四追寫賀節朝儀。只用憶昨提起。絕不夾入傷心軟語。五六承上起下。筆法帶側。謂龍顏儼居天上。本難近瞻。而官班故在殿中。向曾接武。茲也頓成今昔矣。趙大綱平看便不活。結句只寫景。高絕。

卜居

入蜀後詩。顧注至成都卜浣花溪以居。公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是也。黃鮑皆云。劍南節度為公卜居。無據。

浣花溪一作之水水水西頭。寰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一名百花潭。主人為卜林塘幽。仇

主人自謂。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趙曰公之居在浣花溪西岸。江流曲處。無數

蜻蜓齊上下。一雙鸚鵡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華陽國志蜀使費禕

聘吳孔明送之。歎曰。萬里之行始於此矣。須向山陰上小舟。

此草堂未就時作。上明卜居之意。下都從江上生情。公雖入蜀。而東遊乃其素志。故結聯特緣江寄興。蓋當卜築伊始。而露棲止未定之情也。黃云。暗用孔明子猷。

賣土心屏

卷四之一 七律

三

寧茂齋

語融會入妙

蜀相

蜀相祠堂何處尋

方輿勝覽武侯初立百姓遇節朔私祭於道李雄稱王始為廟於少城內桓温平蜀夷少城獨存孔明廟錦

官城外柏森森

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也

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

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

庾亮表頻煩省闡出總六軍

兩朝開濟老臣心

濟駕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因謁廟而感武侯故題止云蜀相一二敘事老境三四堂柏分承此特一詩之緣起也五六實拈句法如兼金鑄成其貼切武侯亦如鎔金渾化七八慷慨涕泗武侯精爽定聞此哭聲。後來武侯廟詩名作林立然必枚舉一事為句始信此詩統體渾成盡空作者

有客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

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一作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一二前一層中四正面分喜客待客兩層七八後一層而一賓二主三主四賓五賓六主七主八賓續麻而下結體絕奇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

華陽國志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南渡流曰萬里橋即諸葛亮送費禕處

百花潭水即滄

浪風含翠篠娟娟淨

一作靜

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

絕恒饑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客中貧窶無聊之作卻說得極恬淡上四鮮秀悅目本無願外之私五六露意公自以為已涉狂夫之言故息以自笑煞佳而因以狂夫命題渾然無乖角

江邨

清江一曲抱邨流長夏江邨事事幽自去自來一作歸堂上燕

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英華作但有故人供祿米微軀此外更何求。

蕭閒即事之筆。

恨別

洛城一別四一作三千里。胡騎長驅五六一作六年。東都兩破草木變衰行。

劍外發同谷詩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自隴右赴成都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

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季光弼傳乾元二年十月悉軍赴河陽大破賊衆上

元元年進圍懷州通鑑三月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渚司徒急為破幽燕。時光弼為檢校司徒

人知上六為恨別語至結聯則曰望切寇平而已豈知恨別本旨乃正在此二句結出而其根苗已在次句伏下也公之長別故鄉由東都再亂故也解者不察則七八為游騎矣夏間聞河陽克捷而作河陽即在洛城公之故鄉也言故鄉長別者為數被兵也是以凌寒入蜀判老江邊步月看雲宵反立晝反眠恨之至不

覺失其常度矣倚幸忽聞破賊其為我徑抵賊巢以除禍本庶將逆反乎此與卷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同意草木變衰乃來蜀時之景非作詩時之景錯解者編入秋後與聞道句戾矣詩本雪亮苦為坊本所蒙特與瀚

野老

野老籬邊一作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

朱注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劔閣片雲何事一作意傍。

琴臺玉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王師未報收東郡。是年雖破思明於河陽而東都尚未收復城闕秋生。

畫角哀。原注南京同兩都得云城闕至德二載陞成都府為南京

臨江晚望而成始望而得野趣久望而動愁腸也夏間聞故鄉之捷入秋尚未收復故憂之如此八句中各次句尤勝蓋出調猶見用意接手全歸自然矣

南隣。顧云朱山人也按有過南隣朱山人水亭詩見三之二

錦里先生烏角巾。錦里錦官城之里也園收芋一作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滾一作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邨暮。一作路相送一作對柴門月色新。

公造山人。而山人相送也。前半山莊訪隱圖。後半江邨送客圖。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

白馬用侯景事。指史思明也。朱注引公詩。青袍也。自公歸來。散馬蹄為證。謂是廣德二年。在嚴武幕中。作似與下句不黏。且通首語氣亦復不類。金谷銅

駝非故鄉。石崇金谷詩序。余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陸機洛陽記。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頭。夾路相對。梅花欲開不

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

涼。

朱仇諸本編入嚴幕詩內。非也。蓋為故鄉未平。遠羈劔外。而作與恨別同旨。有何意者。憤極而為致詰之詞。非故鄉者。謂非復舊時風景也。梅則應候將開。初不自

覺而見者。因梅觸棣。相望各天。有不忍見者矣。多率句。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唐書蜀州析益州置

按今為崇慶州。新津縣屬焉。裴時在其地。又按蜀本兩川總名。因析為州。有專指處。蜀中詩須分別觀之。

東閣官梅動詩興。東閣即東亭還如何遜在揚州。錢箋。梁天監中。建安王遷都督揚南徐二州。遜

為記室。遜揚州早梅詩。銜霜當露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卻月觀。花此時對雪遙

相憶。送客逢春一作花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

鄉一作春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指草堂邊朝夕催人白頭。

上四作呼體。下四作應體。官亭梅放。詩興遄飛。高懷不減古人矣。爾時對景見憶者。當客別春回。旅懷振觸。其亦情不自禁乎。然以予遲暮羈棲。亦幸未蒙折贈耳。倘一枝觸目。未免轉益鄉愁。即看此地。江花早發。殊悲催老客途也。然則君而不念我也。君念我而寄我。不更使我徘徊難遣哉。意緒千端。衷腸百結。何圖於五

十六字。曲曲傳之。可自由三字。由自己善悲。意其亦爾。恰好呼動下截。本非專詠。卻句句是梅。句句是和詠梅。又全不使故實詠物至此。乃如十地菩薩。未許

聲聞辟支問徑。亦是草堂詩。仇云往蜀州作未是蓋遙和也。

暮登四一作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蜀志新津縣南有西安寺神秀禪師所建或云即新津寺有和

裴迪登新津寺

詩見三之二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閒絕。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此上元二年至新津詩。或於寺中。期裴不至而作。翠且重。欠老成。

客至

原注喜崔明府相過。還草堂詩。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瀚云用海翁狎鷗事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

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首聯興起。次聯流水入題。三聯使至字足意。至則須款也。末聯就客字生情。客則須陪也。黃生曰。空谷足音之喜。村家真率之情。一時實主忘機。斯可見矣。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諸本作興

鶴本趙本作與說者。曲為辯證。然不必執。春來花鳥莫深愁。退之雙鳥詩百物皆生愁。即此愁字。新添水檻供

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當時實事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

同遊。

吳論云。水如海勢。見此奇景。偶無奇句。不能長吟。聊為短述。題意在下三字。愚按此論得旨。通篇只述詩思之拙。水勢只帶過。顧宸作翻案解。卻非。為人猶言平生。莫依顧氏指少年說。八句滾下甚緊。言句喜驚人。固其本性。乃忽然手澀。聊爾付與。彼花鳥不須愁得。吾亦不耐雕搜矣。即如此番水勢。添檻著槎。大可放筆為長篇者。今安得如陶謝之瀾翻。述作乎。以上四作案。下四作證。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

至德初以成都為南京

北望傷神坐

一作臥

北窗晝引老妻

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

自雙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

仇云無謝作不讓解

一二有意嵌入南北字殊減趣或以相逐自雙分頂妻子太板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

原注崔吏部漪弼云漪蓋以吏部而謫司馬也

謫官樽俎

一作酒

定常開

九江日落醒何處

禹貢蔡傳沅漸元辰敘酉澧資相諸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

一柱觀頭眠幾回

渚宮故事宋臨江王鎮江陵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

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

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

仇注瞿塘峽在夔州峽口有灩澦石

仇云苦憶二字直貫通章愚按三四醉况謫况歷歷想出下乃一口氣吐出衷情卻只是苦憶二字全神流露的是空思不是投寄一片神行

寄杜位

原注位京中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采注位李林甫壻林甫天寶十一載卒位之貶必十二載愚按即十一載冬亦未可知至上

元二年恰十年在青城詩

近聞寬法離新州

唐書新州屬嶺南道

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

里去

指同時貶官者

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

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

二統志玉壘山在灌縣西北按灌縣即唐青城

何時更得曲江

遊

天寶中有位宅守歲詩在長安作

仇云為杜位移州而作愚按追昔撫今通體流亮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

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一作急。水經江水又東逕黃牛山注下有灘南岸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一統志在彝陵州。白馬江寒樹影稀。趙曰白馬江蜀州江。此名乃韓與公別處。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猛觸起亂離心緒。情文惻惻。首提萊衣。扣題既緊。妙在不着韓說。虛從時會領起。故三四便好彼此夾發。偏能筆勢側注。賓主歷然。使五六單頂無痕。然先言灘轉。神則預馳。後言蜀江。袂才初判。是雖單寫彼行。仍已逆兜臨送。恰好雙拖此別。就勢總收回顧。神矣化矣。玩各努力句。當是送韓之時。正值公從青城起身還成都之時。如此看。未同歸三字。亦有著落。筆筆凌架。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

三十五使君同到

朱注掄終彭州刺史。後有哭王彭州詩。按是時高適方刺蜀。偶以事至成都耳。而舊書本傳有崔光

遠罷以適代尹成都之文。仇本辯之甚悉。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

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繡衣侍御服。阜蓋能忘折野梅。

阜蓋刺史儀。戲假霜威促山簡。霜威謂侍御。山簡比使君。須成一醉習池迴。晉書習氏有佳園池。山簡每遊池上。名之曰高陽池。

前四述情寫景。都在題前。已畫出一個習家池矣。後四分致合促。曲赴題面。使事太黏。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

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元和志鄆江一名皂江。晏公類要今在新津。二年冬復至蜀州。

伐竹一作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

異苑晉太康二年冬南洲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堯崩年。搜神後記丁令威化鶴歸集城門。華表柱徘徊而言曰。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猶是人民非。日

落青龍見水中

朝野僉載趙州石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時默啜欲南過橋。馬跪地。但見青龍臥橋上。按句即杜牧阿房宮賦長橋臥

波未雲。何龍意。顧我老非題柱客。華陽國志蜀有昇仙橋。司馬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知君才

是濟川功。合歡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齊地記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鞭之石皆流血。

三四見成之甚速忽然改觀也。五六一此一彼。結聯彼此合攏。以開為託。詩似拙。結構同三字無着。借用華表終欠自然。合歡字亦無根。亦費解。

野望 編寶應元年

西山白雪三城戍。一作奇非。西山即雪嶺。三城在松維等州之界。時為吐蕃所擾。南浦清江萬里橋。

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遥。唯將遲暮供多病。未

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國患家離。兩兩繫心。三城戍提憂國。萬里橋提思家。三四頂次句。思家之切也。五六頂首句。憂國之忱也。題中望字意皆暗藏在內。七點清。八總收。中四思家憂國。分中有合。

堂成 舊編上元元年。初置草堂時。今按詩云。楹林礙日。籠竹和煙。則是竹木成林矣。初築時。方各處乞栽種。未必速成如此也。公寄題草堂詩曰。經

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又寶應元年春。有詩曰。畏人成小築。編性合幽棲。當是其時作也。蓋去年十二月。嚴武以節度來鎮。武與公最厚。公遂自蜀州還成都。至是堂事始竟耳。

背郭堂成陰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楹丘宜切林礙日吟風葉。

益部方物記。禮木蜀所宜。三年可為薪。籠竹和煙滴露梢。蔡云。蜀有竹名籠鐘。朱注。節間容八九寸者。曰籠竹。弱梢垂地者。曰鈞絲竹。

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鶯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

慢一作惰無心作解嘲。

公置草堂三年矣。衣食於奔走。居此曾不滿歲。其中多未竟可知。至是以嚴公為依。得有成構。然回念從前。去住浮踪。居雖定而意未貼也。○堂成路熟。林竹連陰。似可作送老寧居矣。五六著暫止頻來字。即景為比。意中尚有徬徨在。故結云。旁人錯謂此堂為此人宅也。然內顧遷流之身。而驟然自嘲。卒未能以終據焉。言外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後漢書李奉引馬驚。按憶昔詩云我昔近侍叨奉引。蓋自謂為拾遺也。沙苑唐監牧處。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

登臨費。一作賞。謝安傳安於東山營墅甚盛。子姪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阮籍焉知禮法踈。阮籍傳禮法之士疾

之如。枉沐一作何日旌麾出城府。草茅無一作蕪徑欲教鋤。

嚴詩上六句以負才而耽隱為諷。七八致相訪之意。公則以上四答其上六。以下四答其七八。自為解而勸彼來也。附嚴詩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鷓鴣冠。腹中書

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唐小說家以嚴詩有莫倚善題之句。造為杜慢嚴嚴欲殺杜之說。新書據以立傳。但集中詩為嚴作者。幾二十篇。語語深眷。無毫末嫌微。蓋俗說妄也。洪容齋辯之特詳。

嚴中丞枉駕見過

原注嚴自東川除西川。敕令兩川都節制。纂注至德二載分劔南為東西川。各置節度。是兩川始

分也。上元二年十二月。以武為東川節度。尋敕兼攝兩川。公上武說。早云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是合管而未合道也。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公自北而南也。鄭玄戒子書黃巾為害。浮浮南北。扁舟不獨如張翰。用秋風起見幾

輒去意。朱注引賀循入洛。翰就同載一段。則以此句為入京似太曲矣。皂帽還應似管寧。魏志管寧居海上。著皂帽。布襦

袴布裙。隨時單複。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隋書志少微四星。在大微西。一名處

星士

元戎特筆提起。元戎而小隊。脫盡官樣。偏饒野興。即此卸出野亭。瞻使節了。還元戎任流萍。便就野亭申說。以下徑單頂任流萍。直至結句何人字。暗兜元戎格。奇而法。一結悠然。為住語。正法眼藏。今人作此題。鋪排使節滿紙矣。公偏詳此而略彼。然而滿紙鋪排不及何人道有少微星一語。寫出忘分下交。推高絕世也。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曲禮

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露門下省。退朝擎出大

明宮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
轉蓬薦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仇注見蜀櫻而憶朝賜也。作於肅宗晏駕之後故有第七愚按亦含休官遠客意通體清空一氣刷肉存骨宋西江派之祖。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一作鄭公枉駕攜酒饌訪水亭

竹裏行厨洗玉盤神仙傳麻姑降蔡經家各進行厨皆金盤玉杯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

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一作柴門迴五月

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要合從前嚴武投贈親造諸律絕看便得此詩神理須知此詩之前嚴使之頻數久矣嚴蓋久欲為公養之舉而公猶未許也今復慙然親致因深感其勤而吐露焉謂此日而又行厨立馬躬親降重則前此使命徵求非使者歸為急詞將軍實急之也將軍乃不怒我而貺我又何寬也夫柴門草閣老狎耕漁自顧何有而罄盡交歡若此乎神情欣躍語致紆徐或以徵求為嚴使催促行厨則扯淡無聊或以為中使徵求則史無其事且此意如何闖入或以使者即謂中丞有表薦之

意則與將軍句稱謂錯出均之未會神理也。

秋盡入梓州詩

秋盡東行且未迴梓在成都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

菊江上徒逢袁紹盃楊春曰鄭玄傳袁紹總兵冀州要玄大會玄後至乃延上座飲一斛容儀温偉舊指河朔飲非是雪

嶺獨看西日落西逼吐蕃劔門猶阻一作斷北人來時徐知道不辭萬里

長為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梓州有九日五律矣此詩亦與九日相近蓋在刺史筵上作也。州堂已是客居今則吐蕃出沒於嶺畔知道倔強於劔南雖客居亦不得安處矣悲更何如。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方輿勝覽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按縣在州南百里涪江在州與縣之東仲冬風日始淒

淒山連越嶲音蟠三蜀漢書越嶲郡本益州西南外夷常據蜀志三蜀蜀郡廣漢郡犍為郡水散巴渝

續土心解

卷四之一 七律

七

寧我齋

下五溪寰宇記巴州北水一名巴嶺水一名渝州水一名宕渠水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力溪瀟溪西溪也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夷所居

獨鶴不知何事舞。饑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極

目一作目極傷神誰為攜。

此亦羈縻之歎也。一二風土之殊。三四區域之遠。寄跡此鄉。有何鼓舞。但欲悲啼耳。五六蓋賦而比也。春酒莫攜。結出無依苦况。顧云酒煖則綠。應上風日。極目點明望字。蜀西南山不斷。蜀東南水所會。三四盡之。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唐書寶應元年十月僕固懷恩等屢破史朝義兵克東京其將薛嵩以相衛等州降張忠志以

恒趙等州降次年正月朝義走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以幽州降

劍外忽傳收冀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

迎家至祥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一作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原注余田園在東京。出峽東北向便由襄陽入洛

陽顧注公先世襄陽人曾祖依藝為鞏令徙河南父開為奉天令徙杜陵

八句詩其疾如飛題事只一句餘俱寫情得力全在次句於神理妙在逼真於文勢妙在反振三四以轉作承第五仍能緩受第六上下引脉七八緊申還鄉生平第一首快詩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入廣德元年

童稚情親四一作三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

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

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忽逢即別是主句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一統志廢涪城縣在潼川州西北地有香積山北枕涪江

寺下春江澗不流。山腰官閣迴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

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一作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陳注自四天王天至非有。想天非無想天皆諸天也。昏黑應須到上頭。

寺在山頂。官閣在山半。三四從閣仰觀五六就閣邊寫七八寫到寺邊。春無丹楓。反照映之故赤。着一背字。晚景可想。傍晚就閣盤桓。結聯透後有不盡之致。

又送 有惠義寺送辛員外絕句見六之下。寺在梓州鄭縣。集外詩。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送一作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

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

到縣州始分首。一作手江邊樹裏共誰來。

此非復惠義寺中作。乃中途臨分口贈也。送客杯三字全領。未擬迴非真不迴。直到綿州非真送到。言若果到則歸路誰同。不如就此作別耳。須活看。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唐畫黔川黔中郡屬江南西道。

大家讀東征逐子回。曹大家東征賦維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風生洲渚錦帆開。

青青竹笋迎船出。楚國先賢傳孟宗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為之生。白白作日非江魚入

饌來。東觀漢記姜詩與婦傭作養母母嗜魚鱠俄而湧泉舍側每日出雙鯉魚。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浚

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黔陽縣在黔江入巴江處今為重慶之彭水縣。莫怪頻頻勸

酒盃。

意味殊淺。只三四最得用事化腐推陳之法。看去但似寫景。故妙。若改云青青孟笋迎船出。白白姜魚入饌來。便了無生趣矣。揚春曰青青自好白白近俗。有似童謠。白白一羣鷺之句。愚謂正好在此兩字活潑。江魚白白。跳躍閃爍如生。羣鷺白白。則呆而俚矣。用修好以攻社為事。儼非其倫。願與解人辨之。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實少尹得涼字 章名彝以梓州守為東川留後。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讀

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去聲。別賢聲此去有輝光。

預傳籍籍新京尹。一作青史無勞數趙張。漢書趙廣漢張敞相繼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

張後有三王。

上四有爽氣。

九日

去年登高鄴縣北。

梓州治鄴縣。

今日重在涪江濱。

涪江經梓州東。

苦遭白髮

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客。路難悠悠常

傍人。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杜臆天寶十四載公自京赴奉先路經驪山玄

宗方幸華清宮至此十年矣。按此為治之終亂之始。

字字爽朗。通首以去年今日久字常字十年字作線。回思作客之由。是以傷心亂始。

滕王亭子二首

原注在玉臺觀內。王調露中任閬州刺史。霍嘗滕王元嬰高祖子都督洪州。數犯憲章。滁州安置。起壽

州。轉隆州。唐志避玄宗諱。改隆為閬。其二為五律。見三之四。入廣德二年閬州詩。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

孫綽

蘭亭詩。啼鶯吟。修竹揚春曰。修竹用梁孝王事。

仙家犬吠白雲間。

神仙傳。八公與淮南王升天。餘藥器。雞犬舐啄之。盡升。故雞鳴天上。

犬吠雲中也。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斑。人到於今歌出

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詩本是弔古之篇。安章頓句。高曾矩矱也。按仇注。史云。元嬰驕佚失度。供狗求鼠。所過為害。復以貪聞。則詩中宜帶刺譏矣。今翫上四。敘還登眺遺蹟。五六曰。傷心麗。滿目斑。即帶起結意。結言人到於今。猶歌其出牧時。佚遊忘反也。可知傷心滿目。正為當日州人雪涕。而詞旨渾然。此為風人之極軌。正始之遺音。末聯一氣讀解本仇氏。

玉臺觀二首

原注。滕王造。風俗通。玉臺。上帝之所居。其二為五律。見三之四。

中天積翠玉臺遙。

列子。西極化人見周穆王為改築宮室。名曰中天之臺。

上帝高居絳節朝。遂

有馮夷來擊鼓。

洛神賦。馮夷擊鼓。

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龜鼉

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宵。紅顏生羽翼。便應黃髮老漁樵。

此祇就玉臺寫仙靈之境也。首二一篇之根。五六一篇之幹。玉臺即帝居也。眼中止有玉臺帝居。玉臺之旁。止有江光石勢。因帝居便想出絳節來朝。因絳節朝。便從江石上想出蠶窟鵲橋。遂因窟與橋上。先着馮夷鼓。贏女簫。以為承引。總之帝居實。絳節虛。三四虛。五六實。而五六之江石則實。窟橋仍虛。結言倘能借彼昇仙。定當長此託迹。而紅顏羽翼。又從虛處生來。黃髮漁樵。又從實境黏上也。○又按詩中有贏女其五律中。又言蕭史。唐仲言疑此觀為滕王攜女朝真之處。則絳節朝乃是實事。而馮夷擊鼓。為擬爾時儀從之盛。五六反是虛為想像矣。如此看。則將前解盡情翻轉。亦通。

奉寄章十侍御

原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奉寄由闌而寄梓也。公在闌尚屬春中。嚴武且未復鎮。而舊書

云武再鎮蜀。章彞為武判官。武杖殺之。新書亦云為武所殺。以詩斷之。直是史誤也。彞奉朝命在春初。武至。宜必不值。彞即遲行。武安得違命而留之。即留矣。彞以刺史為留後。職在副貳。安得輒降為判官。且無故殺一方面。朝廷竟不問耶。不足信矣。

淮海維揚一俊人。

彞為揚產也。

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迴天

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

一作襄

西不得歸關羽。

蜀志先主拜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又拜羽

董督荊州事。陸機辨

論注湘西。荊州

河內猶宜

一作疑

借寇恂。

後漢書光武收河內。拜寇恂為太守。後由潁川移汝南。潁川盜起。百

姓請復借寇君一年。按借寇乃潁川事。河內誤用。

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

一二美其人。三四稱其才。五六惜其去。七八致語於入朝之後。而詞旨瀟灑。一篇之勝。○前與章詩多規諷臣節之語。此又盛稱之。豈以其歸朝解兵柄故耶。

奉寄別馬巴州

原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巴州在閬東北。今屬保寧府。東川係梓州。公時本在閬。或因得除官之信。間

歸梓耶。

勲業終歸馬伏波。

以同姓比巴州。

功曹非復漢蕭何。

漢高紀蕭何為沛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吳

志孫策謂虞翻曰。孤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

扁舟繫纜沙邊久。

將赴荆南。

南國浮雲水

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

色。

興在驪駒白玉珂。

大戴禮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仇注此言巴州興在朝覲。玉珂乃早朝

事之

決於南下。不赴除目也。首句單提。功曹以下皆是自述。第六搭合巴州。結聯應還首句。自甘遠引。祝彼登朝。低徊無限。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屢欲南下。至是遂決。設嚴武不再來。則此行果矣。劍在閬之西北。今屬保寧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

漢循

吏傳文翁為蜀郡守。修起學宮。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焉知李廣未封侯。

李廣傳。廣嘗與望氣者王朔燕語曰。豈吾相不當侯

耶。路經灑灑瀕雙蓬。鬢髮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

春風迴首仲宣樓。

荆州記。當陽縣城。樓仲宣登之作賦。

通體響亮。入後夏勝不須疏解。

奉待嚴大夫

在閬聞嚴再鎮之信。因不赴荆南而待之。錢箋。二年正月。武以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博議。東西兩川

之合。唐會要云。二年正月八日。按通鑑。是年嚴武劍南之命。不言西川。則兩川復合可知。又章彝亦以是春罷東川。留後則復合之日。會要為是舊書謂

在廣德元年。誤。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迴。欲辭巴徼啼鴛合。遠下荆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一作懷抱向誰開。

一二分提。終日待者。來暮之望。常切羣僚。隔年回者。去後之思。茲方得釋。此承第二句。五六自言將去。七八自言仍留。此答第一句。結蓋言得與故人會面。更向誰開襟抱乎。此所以留而待也。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嚴武傳。寶應元年。召

拜京兆尹。明年。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廣德二年。復節度劍南。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

漢文帝紀。初與太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閩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

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按諸注。

丙穴有在沔。在興在雅。在邛。在萬諸處。去成都遠近之辯。甚為不必。詩但使蜀中故實耳。若必泥何處為近。則公嘗有釣錦江之句。何不言魚知錦水美也。

耶筒不用酤。華陽風俗錄成都郡縣有耶池池旁有大竹剝其節傾春酒於筒苞以藕絲蔽以蕉葉信宿香達於外然後斷之以獻一統志相傳
 山濤治耶用筠管釀醪醪作酒經旬香聞百步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仇云知嚴先有書見招

公所至落落難合獨於嚴有親戚骨肉之愛是亦宿世緣分。看五詩須記定途中字。起聯提清著眼與末章之結相呼應乃五詩總起也三四倒承上二言且德政重歌何妨故園再理如是則歸計決矣况草堂品物之佳亦有足戀者五馬舊諳幾回新札嚴公其亦知之而憶之歟。閭閻揖讓承頂甚明顧宸乃謂重敦隣好豈非曲說公家必自得釀法故曰不用酤客至詩云樽酒家貧只舊醅可證也顧云憶嚴攜饌直看作舖啜是圖陋亦甚矣。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上年冬吐

蕃陷松維等州此句猶揚旗詩勗嚴云庸蜀日以寧錦里逢迎有主人。猶歸草堂詩云隣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休怪兒

童延俗客不教鷺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

賞更新。荊州謂山簡

一二由途中之景想見艸堂之景斥候無兵倚之嚴公者逢迎有主揣之隣人者一時郵翁錯迕畜產羣分居然太平氣象亦是田野風光新歸慰意可預卜矣而比較彼習池豈復風流多讓况得名賢新賞不更使草堂生色乎。顧注以休怪句為昔去艸堂事不教句為今歸草堂事說甚支離。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

藉荒庭春草一作新月色先判同一飲醉如泥。蔡云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

失水則醉如一塊泥杜臆云此曲說也

上四懸揣草堂之榛蕪不獨過客須愁且恐居人不解非所謂咫尺迷乎夫堂以外之蹊徑如此而堂以內之塵封可知也然堂內外之荒穢如此而堂主人之還歸在邇也馬蹄自指歸途言結云藉草取醉主歸而賓可一顧矣申訂之也。顧宸云因公不在使馬蹄有送無迎試思主人不在本無來者何有去者鷓鴣之甚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前有水檻遣心詩即此檻也歸後即有水檻詩乃是誌檻之壞

在閣想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

老

嚴以黃門侍郎來鎮故曰黃閣老舊引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不合此處老字單黏

衰顏欲付紫金丹

雲笈七籤金丹

映名曰紫金其蓋上紫霜名曰神丹

法火至七十日藥成五色飛華紫雲亂

三年奔走空皮骨

邵注謂往來梓闈之間

信有

人間行路難

上半預擬整理草堂之事與前篇次第而下欄損檻落或當補之松埋竹裏亦當難之但生理何資衰顏莫駐惟望之黃閣金丹蓋以三年皮骨奔走路難久已行囊罄盡耳結是找上語非空慨也至此微露心事欄在內檻在外時聞江檻已落憂恐損及藥欄故曰常苦也從隨也三四寓鈕強扶弱意已對着嚴公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

仇注引高士傳宋明不仕黃老孫登惠烏羔皮累几愚謂烏皮

几即今鬆漆器非言皮累也謝朓有烏皮隱几詩

昔去為憂亂兵入

徐知道之反

今來已恐隣人

非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甘

一作且

息機共說總戎雲鳥

陣

握奇經八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飛龍翼虎鳥翔蛇蟠為四奇

不妨遊子芰荷衣

上四收拾前文五六為一詩骨子亦五詩質幹側身天地無處可容矣更懷古者在亂思治在困思亨也回首風塵歷年滋久矣甘息機者還闕無期依人送老也

尾聯再繳清着眼與首章之起相呼應是五首總結。共說者家人共說也。公意久思吳楚比之相就當由家人敦勸而嚴公之才略氣誼信及閨房廝養亦可以見其真矣。五詩之致嚴也。首篇述來因。二篇邀遊賞。三篇再速駕。四篇訴生計。末篇預歸功。其自敘也。首篇提出將赴之由。二篇泛說堂邊野趣。三篇懸揣目今荒穢。四篇逆計歸時整頓。末篇申繳將赴之故。仇氏以謂意嫌重出未審重出者何在。

題桃樹

歸草堂詩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

來歲還舒滿眼花

歸在晚春花期已過

簾戶每宜通乳鷺兒童莫信打

慈鷗

古樂府有莫打鷗

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

一作已一家

讀書不得其命筆緣故切勿浪下注脚如此詩顛預索解幾無證入處參之四松水檻等詩乃知初歸之時芟除堂徑必有議去此桃者公一觸於仁愛之本心而欲留之故作此以曉之一二即提明此意三四申言其所以然蓋饋貧則於人有濟舒眼則與我偕春物雖微而利亦溥矣下半又勸進一層更勿論其有利與否而物本當愛者非於桃外推廣之詞乃即物指點之詞推廣則題面全拋無是理也言乳鷺慈鷗無補於世而生機洋溢人情類皆護惜之桃非其類乎不見顛連

言八角
其源。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以託開作收轉。此中有神而明之之用。難以言傳。○肫然胞與襟懷。何有頭巾氣。味。小中見大。不是講道學也。

奉寄高常侍

一云寄高三十五大夫。○高適傳為西川節度亡。松維等州。以嚴武代。還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

仇注開元間。相遇於齊魯。

飛騰無那

一作奈

故人何總戎楚蜀

應全未

朱注應全未。未盡其長也。

方駕曹劉不啻過

鍾嶸詩評曹劉。始文章之聖。

今日朝廷須

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公於高蜀中簡寄。非一次矣。起法似太遠。應全未三字欠妥。方駕句夾襍。後半穩當。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一作水流天地。

玉壘浮雲變古今。

玉壘山在灌縣西。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

相侵。

吐蕃去年冬嘗陷長安。又陷松維等州。

可憐後主還祠廟。

吳曾漫錄蜀先主廟在成都錦官門外。西挾即武侯祠。東挾即

後主祠。日暮聊為梁甫吟。

聲宏勢闊。自然傑作。須得其一線貫串之法。蓋為吐蕃未靖而作也。花近高樓。春滿眼前也。傷客心。寇警山外也。只七字。函蓋通篇。次句申說醒亮。三從花近樓出。四從傷客心出。五從春來天地出。六從雲變古今出。論眼內。則三四實。五六虛。論心事。則三四影。五六形也。而兩聯俱帶側注。為西戎開示。恰好接出後主祠廟來。後主還祠。見帝統為大居正。非么麼得以妄干矣。是以梁甫長吟。客心雖傷。而不改其浩落也。於正偽久暫之間。勘透根源。彼狡焉啓疆者。曾不能以一瞬。不亦太無謂哉。使頑獷有知。定當解體。○西山寇盜四字。渾讀。只當吐蕃二字用。勿黏定蜀邊看。恐與北極朝廷。拍合不上也。注家以後主比天子。無理之甚。梁甫吟句。兼對嚴公。蓋以諸葛勳名。望之也。○附兩川說。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可用。兼羌堪戰。子弟向二萬人。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支也。權量西山邛雅兵馬。

言木八角
卒畔援形勝明矣。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關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自屬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小昵而釁鄰隨之矣。况軍須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為宜速擇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忻，宜先自羗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浹洽矣。仍使兵羗各繫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馬使，更不得使八州都管，或在一羗王，或都關，一世襲刺史，是羗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肆與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其為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羗族封王者，初以拔城之功得，今城失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臂何，王尹之獄是已。由策嗣羗王，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哉。縱一部落怨獲羗部落，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印南不足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擇公所素諳，明了將正色遣之，獠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久，徒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動為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畊之地，流冗之輩，近者交互其鄉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實不離蜀也。大抵抵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鈞畝薄斂，則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轉安，是否非蜀，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瘵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

正雖見面不敢示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西川縣令刺史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而已。

宿府

在嚴武幕中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
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
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郤注自祿山初反至此為十年

獨宿二字一詩之眼，悲自語好誰看，正即景而傷獨宿之况也。荏苒蕭條，則從自語誰看中，追寫其故，而總束之曰伶俜十年，見此身甘任飄蓬矣。乃今移息一枝而獨宿於此，亦姑且相就之詞，蓋初就幕職時作。府字起訖一點。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茅舍即浣花艸堂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
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青苔老更生。
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

一作先自

舊注

俗以鐘鼓聲。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間。

上四。從秋院雨景說來。乃題前着筆。五六。合到晚晴。七八。有懷郭舍。氣韻絕佳。張璠曰。詳此詩。見公不樂居幕府。胥鈔云。此詩舉束縛無奈意。一痕不露。只結語云云。既悲老趨幕府。為溪花所笑。將欲駕言吏隱。又恐為溪花所疑。幾多心事。俱聽命於花。濠乎濠乎。

卷四之一

韋正中辰九
日
肯
嶺
補
氏
所
處

